

折

獄

龜

鑑

補

折獄龜鑑補卷六目錄

命案狀式

疑獄當慎

莫輕蒸檢

相驗當審

買屍造傷

檢傷據所告

蓋藏刑具

勤查監犯

問擬餘論

讞獄

論息鬪書

仇殺非叛

彌營伍隙

草染假傷

殺丐賴金

負薪捨刃

犬咋鶴死

匿名嫁禍

殺人賴宅

中鰾魚毒

魚湯荆花毒

老雞有毒

笞追王債

徵債賣妻

指屍詐錢

斃人自斃

檢鬚雪冤

私訪

假鬼訴冤

騶從作弊

嚴蔽

雇工毆舊家長

斃夫兄同凡

幼斃幼緩決

兩房各娶議

任所買田

下車新政

完糧拈鬪

免運弁罪

薄幫差罪

辜限外病死

留心筆據

查逐流丐

神攝兇犯

訟師繫柱

懲不法軍

重懲抗糧

重懲械鬪

治據山賊

童子仇師

取結銷逆案

雪砥簪冤

隙地升科

同飲醉燒死

詰誤殺罪

息爭洲訟

啞女手狀

褪殼龜

隔溪殺人

健訟滅門

無名女屍

誣殺三命

救鴉片毒

三杖死丐

討債持刀

冤鬼劫官

懲無賴僧

謀產毒計

譎幕燒簿

謫尉毀簿

串通詐錢

叩頭還叩

斃死償命

誤轎爲教

緝匪安民

磕詐誣害

圖婦殺叔

紫陽冤獄

書贏取銀

伉直明決

懷集命案

灌陽兇案

威止械鬪

圖差哄散

借屍陷人

偷屍陷害

猪血有靈

捏詞上控

京控多誣

修船計年

稱骨輕重

雪謀逆冤

證民不反

廉吏被毒

焚教匪冊

折獄龜鑑補卷六

肅州胡文炳虎臣蒐輯

雜犯下

另刊命案狀式

李 漁

古法流傳至今今人已失其實而僅存其名者莫若人命  
中保辜一事辜者罪也保辜者令有罪之人自保其罪以  
塞他日之辨端且救此時之覆轍一事而諸善備焉古法  
莫良於此譬如張三毆傷李四李四病創垂危自分必死  
隨令親屬鳴官求驗官府驗得真傷審得張三凶毆是實  
卽以李四交付張三責令延醫調治照令限期期滿之日

或生或死定罪發落蓋因被毆之人自非慈親孝子鮮不利其速死以爲索詐凶人之地故以調理之責付之凶人以一朝之忿釀成殺身之禍未有不悔恨求生者救人卽以自救何金錢之足惜是以一紙保辜活兩人的生命也倘其療治不痊如期殞命則於限滿發落之時便可定罪結案不致株連一人延緩一日何也以其驗傷之際先得兩造口供被毆喪命者旣以親口訴冤於生前毆人致死者難以活口賴傷於死後若說不干已事則從前之調理爲何無證亦可以成招完屍亦可以定罪較審人命於旣死之後展轉推詳而莫究其實憑空摸索而不得其端者其

勞逸難易之相去豈啻霄壤哉今世僅存保辜之名而不  
行其實非不知人命爲極大之案保辜爲最急之事無奈  
吏牘如山不能分別料理每與田土婚姻諸小訟一概準  
行常有累月經年未遑審結以致凶犯脫逃無人抵命者  
直待審出真情知其毆死殺傷是實始爲追論保辜逆數  
期限乃究行凶之罪勢必反覆株連欲起死者而問之已  
無及矣問所以不行保辜之故則曰人情刁惡非復三代  
遺風十紙人命狀詞究無一紙是實若必一一驗傷人人  
取結則官長無就憇之時而訟庭少容足之地矣曰不難  
是別有止刁弭詐之法在在未經放告之先示以畫一之



規而已矣請宰州邑者分別狀式二紙刊板流行一紙照尋常狀格無事更張除人命之外一切姦盜詐僞諸重情以及田土婚姻諸細務總用此格令告者據實填進審得其實固爲伸冤洩憤卽其詞稍有不實亦不必概坐反誣輕則斥逐重則杖懲以民間刁訟之風浸淫日久不能遽革且留餘地以待逐漸挽回一紙則另出新裁專爲人命而設併桂語亦爲刊定止以被殺被毆情節令告者自填詞後留空格六行每行分刻其上一曰凶犯二曰凶器三曰傷痕四曰處所五曰時日六曰干證如用木棍毆打則填木棍二字於凶器之下如無凶器係拳脚毆傷者卽填

牽脚等字頂門有傷則填頂門二字於傷痕之下餘皆倣此六項之中如有一項不填不遵此式卽係誣誑必不準理如時日稍遠卽係舊事亦不準理六行之後又刻一行云以上如有一字虛誣自甘反坐令告者親填花押於下無押者不準如是則小民知爲特設與依樣葫蘆者不同法在必行不待聽斷之後卽寫狀時已知之矣當事者一見狀詞卽時批發立拘兩造及詞內有名人等併喚折傷科醫士當堂細驗以傷痕凶器等項合之詞內所填觀其對同與否無論事事皆虛者懲誣必盡其法卽使五項皆同止有一項不對明知下筆之訛亦必先正妄填之罪責

治告狀親屬然後審理審得其實卽以凶器貯庫照前設  
保辜之法責令凶人領回調理候限滿發落倘被毆被殺  
之人去城寫遠若令扛擡到官恐被傷之處中風致殞卽  
委廉明佐貳匹馬單輿督同醫士往驗具文詳覆以俟躬  
審驗審之際務極精詳蓋此時耐煩一刻卽可爲他日干  
連人等全活數命又免上司批駁之煩省自己推詳之苦  
始勞終逸有裨於人已不淺也其坐誣之法於他訟稍寬  
而獨加嚴於人命者以別狀告虛情雖可恨其所害者不  
過被害一家人命告虛則不止害讐家直且騷擾衙門侮  
弄官府令其破有用之工夫驗無傷之鬪毆則告者不是

害人明是害官害人罪小害官罪大卽斃諸杖下彼亦何說之辭小民之敢於誣告者自謂我以人命告官府原不以人命聽不過戶婚田產口角致爭之罪名耳勝則可以服人負亦無損於己何所憚而不爲今知利害若此關係若此苟非病狂喪心之人必不敢爲以身試法矣此法一行謂世間猶有假命害人之事吾不信也此法一行謂有司苦於錢穀簿書及他種詞訟則可謂爲駁審人命難定招詳今日檢屍明日夾犯與凶囚冤鬼爲鄰者吾不信也但須執法不撓初終如一方能有濟若使徇情受託一紙不坐反誣罪當情眞一犯容之漏網則此法不行矣要知

當此之時事事勸人執法語語誠人徇情無論勢有不能  
卽進言者亦難啟口居官之執掌頗多不止詞訟一事詞  
訟之種類更雜豈止人命一條留此一事以示無私借此  
一條以明有法亦時勢之可行者也況頽俗難以驟更頑  
民可以漸化焉知一事有效不可行之第二事二事有效  
不可行之第三事乎由人命而盜賊由盜賊而姦情由姦  
情而婚姻田土以及鼠牙雀角諸碎事無一不可以此法  
推之果能如是則鳴琴臥理之風未必不階於此也

疑獄當慎

李 漁

人命疑獄最多有黑夜被殺見證無人者有屍無下落

求檢不得者有眾口齊證一人而此人夾死不招者有共見打死是實及弔屍檢驗並無致命重傷者凡遇此等只宜案候密訪慎勿自恃摘伏之明鍊成附會之獄書曰罪疑惟輕又曰甯失不經夫以臯陶爲士猶慎重若此況其他乎今之爲官者苟能闕疑慎獄卽是竊比臯陶彼鍛鍊成獄者不及古人遠矣何聰明之足恃哉

莫輕蒸檢

李漁

屍當速相而不可輕檢骸可詳檢而不可輕拆拆骸蒸骨此人命中萬不得已之計倘有一綫餘地尙不可行若使人命是真抵償可必則死者受此劫磨尙能瞑目萬一抵

償不果枉遭此難令彼何以甘心故輕拆不如詳檢詳檢不如速驗速驗不如細審果能審出真情則不但無事檢拆併相驗亦可不行矣嘗思片言拆獄之人不知存活多少性命完全多少屍骸故人樂有賢父母也又凡奉上司批駁情節不明者止審情節屍傷欠確者方檢屍傷慎勿一概煩擾以致生死俱累

相驗宜審

李 漁

檢屍弗嫌凶穢定宜逼近屍所疑目相驗稍稍移視他處件作人等便可行私作弊而況故作憎嫌迴避之狀以開增減出入之門乎每見官府坐於棚廐之內件作人等立

於棚廠之外相去不止數十步而被犯鎖扭跪階不使同  
看惟憑屍親作作喝報屍傷或多增分寸或亂報青紅官  
府執筆登記但爲此輩作謄錄生耳徒有檢屍之名絕無  
相驗之實以重獄爲兒戲直謂之草菅人命耳及經上司  
批駁再易檢官再更作作或暗賣屍格約與雷同分寸或  
意欲重輕增減疑似傷痕駁而又駁檢而復檢是死者旣  
以挺刃喪命於生前又以蒸煮裂屍於身後生死大故人  
命關天求問官注目一視而不可得其冤酷遂至此哉

### 買屍造傷

李漁

檢屍之弊多端難更僕數其顯而易見者備載洗冤等錄



人所共知另有一條奇弊謂之買屍造傷不惟傷假併屍亦假令人莫可測識有等奸民慣盜新墓中骸骨以阜礬五楮蘇木等物造出淺淡青紅等傷賣與誣告人命者賄通件作以此陷害讐家或竟出件作一人之手取獲重利檢官不能覺察曾有誣成大獄者所以檢屍一事最難不但傷之真假宜辨併屍之真假亦不可不辨也

檢傷據所告

李漁

檢屍所以驗傷驗傷者驗屍主所告之傷非驗所不告之傷也屍主告檢詞內言用某器打傷某處卽於所告之處驗之觀所告與所驗對與不對故曰驗傷猶之百姓告荒

而官府踏勘止勘所告之處驗其言之信否至於不告之處則雖有災荒亦過而不問又如百姓被盜而遞失單至獲盜之日所開何物止追何物給之其餘財帛焉知非其固有皆可置而不論同一理也檢屍之官倘不顧名思義舍所告之處不驗而驗他處或遍驗通身則無論打傷之情確與不確總無不抵命之人矣何也人生一世自少至老或失足致跌或負重觸堅或遊戲被擊血不流行聚於一處則彼處骨節之上未有不帶傷痕者輕則日久漸消重則終身不散如其不信試將病死之人取其骸骨蒸驗之如果全身俱是白骨別無一點血痕則檢驗之傷真足

憑矣如其不然則此種物理尙須討論常有問官不解此意譬如屍主所告原稱當頭一擊致死及向渾身檢驗尋出無數傷痕盡入招詳申報上司以傷痕不對駁令復審問官不肯認錯隨增遍毆情節以實之此非有意害人止因此種物理書籍不載人所未聞見有傷痕卽疑爭毆所致有所憑而定罪不爲冤殺無辜故始終信之而不悔也

刑具宜蓋藏

李漁

用刑之宜慎當事者莫不知之無庸贅述言其未經道破者而已矣有同一刑具始用之而重後用之而輕今日用之而輕明日用之而又重者此其故非但官長不知卽訊

之老誠隸卒亦茫然不解竊博諮羣訪而得之不敢不爲  
當事告其倏重倏輕不可測識者則以新舊燥溼之不同  
而用刑之隸卒又漫不蓋藏聽其露處故也新設之具其  
性倍堅況竹木皆產於地未有不帶溼氣者惟用久則水  
性漸收鋒鋟亦去且與人之皮肉相習故受者雖云痛楚  
未必盡有性命之憂新設者與此一一相左其斃人最易  
此言新舊之別當世亦間有知之者至於蓋藏一節則從  
來未講每至訟庭見拶指竹篋卽竹板及夾棍杠子之屬皆  
委之滴水簷下纔值斜風細雨便皆溼透況值傾盆之簷  
溜乎官長不察隸卒不知照晴明乾燥時一例用刑一般

下手以爲同此刑具耳受者不死於往日豈其獨死於今朝不知輕重殊體一既可以當三燥溼異性十還可以抵百如其不信但取一件刑具先於乾燥時稱重幾觔再於溼透時稱重幾觔則受刑者之痛楚加倍不加倍便可知已然此猶論輕重之體尙未闡明燥溼之性請得而暢言之尋常無罪之人坐臥於卑下斥鹵之地隔以牀薦椅褥尙有溼氣上蒸浸入骨髓染成病劇而不可醫者況以溼潮之具裂開其皮而分析其肉深入於腠理筋骨之間尙冀其受而不病病而不死有是理乎常有杖不數巡而斃人於廡下棍未去脛而畢命於階前者未必不由於此伏

願當世賢明長者各於廳事左右另置高廠廡屋一間登板於地以防梅雨之月溼氣上蒸安頓一切刑具用則取出不用則束而藏之此高大于門之捷徑也豈待平反大獄祝網施仁而後爲陰德哉衙門人役有能講此理互相勸諭勤謹收藏每至用刑之際必量其新舊燥溼以爲下手之重輕則陰德亦自無量不獨官長蒙庥而已也

### 勤查監犯

李 漁

罪有重輕監有深淺非死罪不入深監非軍徒不入淺監此定法也下此則欽犯訪蠹慮其疏虞不得不附入監籍自茲以往則非其人矣飭下屬之清監戒佐貳之濫禁隄

防獄卒勿使殘虐罪囚潔淨圓扉無致釀成瘟疫此郡邑諸公之恆事亦守巡各憲之常規也獨是獄中隱害尙有多端留心民瘼者請諦聽之罪人之死於牢獄天年者少非命者多有獄卒詐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讐家賄買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減口者有獄霸放債逞凶坑貧取利而拷逼致死者有無錢通賄斷其獄食視病不報直待垂死而遞病呈甚至死後方補病呈者酷弊冤苦種種不一雖因吏卒之逞凶實由官長之不察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豈得以痼斃二字草草申詳遂畢典守監倉之重任哉與其追究於死後不若

申飭於生前時時稽察獄中勿令此輩魚肉囚犯囚犯有疾責令早具病呈一見病呈卽取囚親屬告治結狀調治不痊者取屍親告領結狀一併黏連以爲申報上司之地囚犯無親屬者以里甲鄰右代之盜賊無鄉貫者以刑房書吏代之慎密若此非但奸弊不叢保全生命亦可取信上司自立於無過之地常有要緊囚犯痠斃是真上司不信疑府州縣官匿取贓私慮其攻奸自討病呈以減口者爲人卽以自爲不可不慎也

問擬餘論

黃六鴻

凡擬人之罪最貴原情事有關於綱常名教或強盜叛逆



爲法之所不容貸者是其犯罪本情原與人以無可貸而我因而入之則彼雖遭顯殛於我可無憾也如婦人與人通姦謀死親夫通姦既有罪矣又因姦而謀死其夫擬以極刑非云過也若夫因貧故令妻與人接以利其財及後或生嫌妒禁革往來而妻已情蕩難禁遂萌謀殺之心以圖永好則前此縱之者果誰爲乎謀殺之心適所自取若妻依本律何以處瞞夫姦殺之婦乎如殺人者死固無可議矣如孝子爲親報仇或報之數日之間或報之數年之後雖久暫有間必其事勢有不可卒圖者故甯隱忍而須之處心積慮良亦苦矣在孝子原無求生之心若律以平

人無擅殺之條則伊父亦無應死之法殺仇正所以償之耳而又併死其子則是父之仇終不必報耶此事關綱常倫紀而情有可原者也又如強盜行劫不分得財與未得財皆斬亦律之無可議矣然有貧民爲饑寒所迫鄉愚爲匪類所引計所得之贓不過數衣數金而遽令駢頸就戮不亦慘乎又如僻遠州縣偶有一二狂徒惑誘愚民始而驅驅錢財繼則剽劫鄉村有司捕獲渠魁餘黨自散嚴飭地方倍加巡警可也若輒以反寇申報發兵剿洗不惟百姓受其騷擾無辜受其株連卽此輩之同就獮薶者豈真有狐鳴篝火之罪乎此又事涉強盜叛逆而情有可原者

也諸如此類指不勝屈書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云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要皆從聖賢不忍人之心每事作出人罪之想苟有一綫可寬卽從此處引而生之若謂彼自己所犯於我何與或據獄以讞何能求寬是則人在焚溺號呼望救而我方立而視其死諒非仁人君子所忍出也若詞奉上批或承審大案但我認理旣真比擬確當不妨具由詳請上或再駁仍照原擬並附以稟函備言所以宜寬之情與仰體上臺愼獄好生之意似亦同具惻隱者所樂聞卽或不從仍應字句包含爲將來矜疑之地不可因而拂意遂竟改讞致負造浮圖初念耳

獄獄

王士俊

古云殺人者死但獄貴初成傷憑細檢不可有不盡之心不可有不殫之力遲則變生速則事定余三任州縣所定命案不下百餘惟於當場研取確情從未在堂錄囚一遇命案單騎前赴兼裹數日糧從僕二人刑書二人幹役二人快頭一人件作一人皂隸四人不令遠離一步以杜私弊公案離檢所不過丈餘至則先問兩造口詞卽令件作同兩造及地保公同檢驗不厭其詳所報傷跡詳錄草單俟三詞合同方親至檢所逐一加驗稍有疑惑令件作再驗果見傷跡凶具相符然後親注傷單如犯證俱齊卽先

錄鄰右口詞再錄證見再錄死者之親眾供畫一始取凶  
犯口詞或一人或兩三人細細研鞫分別何人造意何人  
先下手何人傷致命務求顛末了然確定首從不可模糊  
所傷械物迭卽追起不可姑緩果無遁情再復問各犯認  
駁盡致果無反覆令刑書朗誦口詞與各犯仔細傾聽書  
押畢卽將凶犯重杖其不行解散助毆加功者亦加重杖  
以紓生者之忿以慰死者之心各犯應釋者釋應保者保  
應羈者羈務於當場研決不得遲滯牽累返署後卽行申  
報密卽串敘招看覆核妥協俟憲批下日卽行點解斷不  
從書役之言以不迫限爲遷延之役也夫不於堂上對簿

則主唆起滅之奸弊易絕不待久遠起解則殺人正凶之供吐難移此余數年親歷者也如檢驗時凶犯脫逃或所去不遠卽令隨從幹役刻卽追捕倘於一二日度其可獲卽在彼處坐候了局或已遠颺卽懸賞緝捕仍於當場將各犯口詞照前錄定歸署俟獲犯之日先行密審然後質對立卽起解所謂遲則變生速則事定者如此

論息鬪書

程含章

粵東風俗之壞誠莫過於械鬪矣此風起於福建之漳泉流傳至於潮州漸染及惠嘉廣肇韶南而以潮州爲尤甚禍流數十百年而未有止其初由地方官惟知魚肉鄉民

不理民事民間詞訟延至數年不結甚或數年不得一見  
官面愚民無所告訴不得已激而成鬪鬪後官仍索賄並  
不與民判曲直於是黎民咸怨而抗官拒捕之事作矣民  
既抗官遂致用兵夫馬口糧解費出自民間兵役所到室  
盡爲空由是官視民如寇仇民亦視官如豺虎上下隔絕  
情意不通此所以愈治而愈壞也查民間好鬪之故弊有  
十二其性獷悍而好勝其俗重財而輕生口角細故卽忘  
身命戾夫一呼從者雲集鳴鑼擊鼓刀鎗若林初不計其  
事不干己也數十金之價爭欲頂兇銀若到手雖縱之而  
亦不逃也頑民習演烏鎗以待顧倩專以殺人爲生涯不

畏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也祠堂積蓄饒多有易鬪之資兇手預先占定有敢鬪之氣大鄉欺小鄉而鬪小鄉不服聯合多鄉以圖報復而亦鬪而且族豪藉以自肥而樂於鬪族棍藉以分肥而樂於鬪訟師從中播弄而樂於鬪劣矜從中慫恿而樂於鬪胥役從中關說而樂於鬪有此十二弊驅之使鬪愚民欲不鬪而不得又安望鬪風之可息耶今則祠堂之積蓄已空田園拋荒民間無銀買兇案多不結帶兵往拏民已習見不畏故官斯土者昔以械鬪爲奇貨今乃以械鬪爲苦事物窮則變道固然也能不急思所以轉之乎竊計自有械鬪以來各前院司道府牧令或究



主謀或辦頂兇或封祠堂或搜鳥鎗或責成族長地保飛報非不認真整頓而卒不能挽回者治其末塞其流未有以正本清源之法行之耳正本清源之法伊何亦曰勤政親民以通上下之情而已矣潮州之弊在官民隔絕情意不通譬之人病在臟腑而胸膈閉塞攻之不下藥之則吐必先通關膈藥乃可施昔者昌黎在潮化及鱷魚潮民雖蠻亦有血氣心知何至冥頑不靈鱷魚之不若耶雖然有難焉者百年以來潮民之惡官如惡蛇蠍今欲與之親民必遠避而不肯親官卽百般解說嘔出心血以示民亦不信曰是爲某案而來以甘言誘我欲縛我而置之獄以剝

我皮也必閉門而不許入然則爲之奈何余曰吾於此得牧人之法焉野馬之初見人也非踢則噬不可得而近也牧人乃朝而誘之羣夕而遊之水今日飼之芻明日秣之粟漸引漸近轡乃得施可以任我馳驅矣吾於此又得獵人之法焉人之逐虎也若叫囂而往人少則反爲所噬人多則跳踣而逃否則負隅莫撓勞而罔獲善獵者乃姑緩之探其踪跡伺其睡熟直入其穴而擒之用力少而成功大則智力使然也官斯土者初則當用牧人之術先其所易後其所難隨帶彼所素信之三兩人直至其鄉存問耆老但得三五人出見與之道家常談風俗問疾苦將伊村

數十年來上苦官兵下苦強鄰妻子流離家室破敗之故  
痛切言之該耆老必潛然泣下婦女聞之必出而哭訴吾  
但撫慰一番而去不言鬪事已而再至其鄉或至鄰鄉仍  
用此法再加深切聽者漸多乃爲之謀生計課農田講水  
利教樹畜仍不言鬪事而去已而三至四至仍用此法聽  
者愈多乃爲之剖曲直解紛爭釋仇怨立鄉規設族長置  
黨正立義學作人材教孝弟訓睦恤所作之事無不膏天  
白日躬先倡率而身任其勞民非木石能不知感若乃頑  
梗之鄉蠻悍之族非德化所能轉移者必放出巨手痛加  
剪除乃克有濟此時人心已歸線路已熟乃用獵人之法

出其不意擒其最惡有敢執械抗拒傷人者格殺毋論如是嚴辦三五鄉而餘鄉有不畏威懷德令行禁止者乎余前在南雄卽用此二法雖雄民之蠻稍不似潮州而械鬪搶擄之案亦每歲不下數十其打巡檢毆汛官層見疊出余嘗帶兵拏犯頑民竟敢拒捕鎗刀若林大呼而出余命點放排鎗頑民乃退率兵圍拏如是者屢矣雄民之蠻去潮州能幾何哉惟不畏難苟安是以終能治之而後且羣焉服矣故曰天下無難爲之事惟在得人天下亦無易爲之事惟在實心果以精心果力行之未有不底於成者而粵東治理惟以轉移鬪風爲第一要務故作爲此書以勵

同官亦不過大畧言之若夫神明變化存乎其人且恐所言不當尙冀同心贊助啟我之蔽繩我之愆俾鬪風日漸止息稍塞余責耳

仇殺非叛

增智囊補

隆慶中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剿弗獲且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高相拱拱語曰安國亨本爲羣奸撥置仇殺安信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其交惡互訐總出仇口難憑撫臺偏信安智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今苗俗自相讐殺於朝廷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

違拗而已乃遂奏輕兵掩殺其民肯束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享有領兵拒戰之迹也而必以叛逆處之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己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廉得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讐殺與夫違拗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止坐以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者所爲君其勉之阮至貴州密訪果如拱言乃

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照苗俗令賠償  
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  
與伊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見安智居省中  
益疑畏恐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勘而上疏辨  
冤阮狃於浮議復上疏請剿拱念剿則非計不剿則損威  
乃授意於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賈三近往勘國亨  
聞科官奉命來勘喜曰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我  
乃可以自明矣於是出羣奸而赴省聽審五事皆如命願  
罰銀三萬五千兩白贖安智猶不從阮治其用事撥置之  
人始伏智亦革管事隨母安插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

彌營伍隙

增智囊補

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之縋城夜遁詠差役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狀是時羣黨訥訥聞自投井無他說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草染假傷

增智囊補

陳懋仁泉南雜志云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實爲之招直巡兩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腫裂謂賊棍毆意在抵飾當事督責司捕辭甚厲余意棍毆處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腫且裂者無之是必贗作問諸左右曰



吾鄉有草可作傷色者爾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搗碎別塗兩人如其處少焉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奸狀

殺丐賴金

增智囊補

楊茂清陞直隸貴池知縣時涇縣有王贊者逋青陽富室周鑑金而欲陷之預購一丐婦蓄之鑑至索金輒殺婦誣鑑訊者以鑑富爲嫌莫敢爲白御史以事下郡郡檄茂清往按閱其獄詞曰見知何不指里鄰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贊旣被毆暈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引爲之證乎又云其妻伏贊背護贊又何能毆及胸脇傷乎已乃訊證人稍

稍吐實詰且至屍所益審居民則贊門有溝溝布椽爲橋陽出婦與鑑爭墜橋而死贊乃語塞而鑑得免

負薪拾刃

增智囊補

許讚爲大名府推官以明法舉職有夜殺人者取其首去比曉劉姓負薪於途拾刃置薪上捕者執之遂誣服讚獨疑之曰豈有手刃人而猶露其刃者乃榜市曰劉某殺人已服罪有能得其首者賞乃得殺人者負薪者始釋

犬咋鶴死

增智囊補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甯府有鶴爲民犬咋死府校訟之云鶴有金牌乃上所賜祝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

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匿名嫁禍

增智囊補

殷雲霽字近夫知清江縣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係素仇眾謂不誣雲霽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明雲霽乃集羣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名字惟姚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何殺鎧明大驚曰鎧將販於蘇獨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

殺人賴宅

增智囊補

高子業任代州守諸生江樺與鄰人爭宅址將闕陰刃族人江孜等匿二屍圖誣鄰人知之不敢闕全界以宅樺埋屍室中數年樺兄千戶楫枉殺其妻樺嗾妻家訟楫并誣楫殺孜等楫拷死無後樺與弟榮爭襲楫職訟上監司臺付子業再鞠業問樺以孜等屍所在對曰楫殺孜埋屍其室不知所在問楫何事殺孜樺愕然對曰爲樺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居曰爲爾爭宅址殺人埋屍已室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屍樺室否對曰未也乃命搜樺室掘地得二屍於樺居所刃跡宛然樺服罪

中鱖魚毒

增智囊補

張昺知鉛山縣先有賣薪者性嗜鰱魚一日自市歸飢甚妻烹鰱以進恣啖之腹痛而死鄰保謂妻毒夫執送官拷訊無他據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至閱其牘疑中鰱毒召漁者捕鰱得數十斤悉置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數之得七公異之召此婦面烹焉而出死囚與食纔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婦冤遂白

魚湯荊花毒

增智囊補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死翁故曰婦意也陳於官不勝箠楚遂誣服自是天旱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囚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

之至願鴆毒殺人計之至密者也豈有自餉於田而鴆之者哉遂詢其所餉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與狗食之立死婦冤遂白卽日大雨

### 老雞有毒

增智囊補

蘇人出商於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殺雞食之夫卽死鄰人疑妻有外奸首之官太守姚公鞠之無他故意其雞有毒令人覓老雞與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蟲久則蓄毒故養生家雞老不食又夏不食雞

答追王債

增智囊補

田叔爲魯相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一十人各答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言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復曰王使人自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

徵債賣妻

增智囊補

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爲徵負公爲烹蹄設飲使召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何債而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

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蹙額曰吾固知  
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而子與而妻持鋸來雖然吾爲  
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汝一日夜歸與妻子訣  
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爲  
之破券嗣是中貴家徵負者皆從寬焉

指屍詐錢

增智囊補

湖中小客貨薑於永嘉富人王生酬直未定强秤之客語  
侵生生怒拳其背仆戶限死生扶救良久復甦以酒食謝  
過遺之正絹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此具道所以且曰  
幾作他鄉鬼矣時數里間有流屍舟子因生心從客買其



絹并丐筠籃客旣去卽撐屍近生居脫衫袴衣之走叩生門倉皇告曰午後有湖州客過渡云爲君家捶擊垂死浼我告官呼骨肉直其冤留絹與籃爲證今已絕矣生舉家懼且泣以二百千賄舟子求瘞屍深林中後爲黠僕要脅聞於官生因徙居忘故瘞處拷掠病死而明年薑客具土儀來訪言買絹之故其家執僕訴冤官并捕舟子斃之

斃人自斃

增智囊補

北京城外某街有張姓者土豪也能以財致人死力凡京中無賴皆歸之忽思乞兒一種未收乃於隙地創土室招羣丐以居時其緩急而周之羣丐感恩次骨思一報而無

地久之先用以徵債債家畏黷無不立償者已而詞人有  
營幹之事輒往拜自請居間或不從則密喻羣丐黷之復  
陰使人爲之畫策謂非張某不解及張至瞋目一呼羣丐  
駭散人服其才因倩營幹任意籠絡得錢不貲復以小嫌  
怒一徵人其人開質庫者張遣人僞以龍袍數事質銀意  
似匆遽囑云有急用故且不索票爲我姑留外架晚卽來  
取也別使人首之法司指爲違禁袍尙存架而籍無質銀  
者姓名遂不能直立枷而死逾年張坐他事繫獄徵人子  
訟父冤盡發其奸狀且大出金錢爲費張亦問立枷而所  
取枷卽上年所用以殺徵人者封識姓名尙存人咸異之

張竟死

檢鬚雪冤

寄園寄所寄

旗人王某逃至山東匿妻子於前妻父張某家他往無踪捕者獲其妻適里中有投井者面目不可辨其妻誣張謀死其夫讞成抵罪上之秋曹杜相國立德時爲大司寇清理刑獄檢王案反覆披閱見單填有鬚長三寸語王逃牌察無鬚公曰計王自張出逃與捕獲其妻纔數日耳鬚安得暴長宜矜疑眾不可無何其主旋獲王到部同事愕然

私訪

槐西雜志

明公恕齋嘗爲獻縣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

自訪察之偶憇小庵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合掌肅立呼其徒具茶徒遙應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大駭曰爾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通國皆知之豈獨老僧又問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皆遣其黨布散道路間久矣彼皆佯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因問爾何獨不佯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爲郡不減龔黃然微不慊於眾心者曰好訪此不特神姦巨蠹能預爲蠱惑計也卽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乎哉訪甲之

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訪其有讐者則有讐者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不真病媼衰翁語言昏憤又可據爲信讞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且夫訪之爲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閭閻利病訪亦爲害而河渠堤堰爲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則遏以自肥水有患則鄰國爲壑是其勝算矣孰肯揆地形之大局爲永遠安瀾之計哉老僧方外人也本不應預世間事況官家事耶第佛法慈悲捨身濟眾苟利於物固應冒死言之耳惟公俯察焉公沈思其語竟不訪而歸次日遣役送錢米歸報曰公返之

後僧謂其徒曰吾心事已畢竟泊然逝矣此事楊丈汝川嘗言之姚安公曰凡獄情虛心研察情僞乃明信人信己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己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安得再一老僧亦爲說法乎

### 假鬼訴冤

灤陽消夏錄

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窗戶命小婢出視噉然而仆公自啟簾則一鬼浴血跪堦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讐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眾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之某

問官中辯百端終以爲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微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階下鬼從何去曰忽然越牆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牆因卽越牆處尋視雖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因賄捷盜所爲也公沈思恍然仍從原讞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騶從作弊

潛庵漫筆

某大吏素號明察有巡捕某爲所器重委署某縣會大吏巡邊過境其騶從謂令曰吾輩於汝不多取汝但浮開一

帳送下站則獲賜良多某令不可騶從恨之大吏旣入館令進謁則給曰大人體乏免見又給大吏曰某令回衙卽安矣送筵至則飲其湯而沃以水大吏食之吐瀉交作怪之及寢牀折足顛呼人重整及臥又顛終夜不能安寢大怒而不知皆左右所爲也次日某令稟見則真不見矣以筵席至則概不受矣惟命從人買油果以食又命以所餘掛轎後備午餐及打尖命取油果左右遍覓不得答曰竊賊攫去矣大吏益怒謂捕務廢弛至此負我拔擢立作書返省命司道嚴參司道怪而告幕府幕府曰我知之矣乃函問某令差費若干某以實告大吏返司道幕府共白之



大吏亦悟笑曰我過矣我過矣供給之薄或由疏忽物在  
輿後賊何從竊之哉乃懲家人之尤而優保某令

嚴蔽

袁枚

某大府御下嚴巡鳳陽奚奴召謳者侑飲事發轂其頭斃  
意以警眾也嗣後每巡羣奴挾妓而博強索州縣錢箕坐  
大叟大府竟不聞袁子曰是嚴之蔽也漁者謹提其綱而  
網疎焉故常得巨魚或捉溺於鰕蝦間則吞舟者逃天下  
人善不善而已其善者見一罪發卽一人死其所不忍則  
專務爲隱匿縱捨其不善者知罪小死大亦死均死也則  
甯爲其大以自溢於法之外而姑快吾意故橫益甚然則

上之嚴將禁惡也而乃生惡虞失入也而反失出豈非有所蔽歟既蔽之將并其嚴而失之然則宜如何日多其察少其發此御下者之法也匪重匪輕適協其平此用刑者之經也○穀黑角切音鬻唐書索元禮傳作鐵籠穀囚首加以楔

以上三則非折獄事而實則大獄也蓋高明者居高位恆見其遠而忘其近謹於大而畧於小往往爲人所蔽而不自知所謂目不見睫者也然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倘忽焉不察則下僚之受枉者多矣故錄此以備智者千慮之一失

雇工毆舊家長

刑部說帖

交核安徽司審擬車夫李二踢傷舊主齊兆熊一案職等查例載贖身奴婢干犯家長依雇工人科斷放出奴婢干犯家長者仍依奴婢本律定擬又律載奴婢毆舊家長者以凡人論註云此亦自轉賣與人者言之奴僕贖身不用此律各等語誠以奴婢之於家長留則有恩賣則義絕故轉賣之後相毆卽以凡論其贖身放出之奴婢恩義猶存故放出者以主僕論贖身者依雇工人科斷至雇工人毆傷舊日家長律例內並無作何治罪專條伏思雇工與奴婢名分雖同而恩義有別奴婢一經契買則終身服役飲

食衣服皆仰之主人其恩重故其名分亦重而雇工祇爲生計受雇傭工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若一經工滿去留得以自由留之則爲主僕去之則無名分律不言雇工毆舊家長者以其工價既盡卽屬凡人也此案李二先受雇與齊兆熊駕車齊兆熊因李二怠惰於一月工滿後卽令辭出嗣李二因向張幅索欠與劉成吵嚷經齊兆熊出向叱喝李二不服出語頂撞齊兆熊上前與劉成將李二按倒欲毆李二情急用脚踢傷齊兆熊左膀李二於齊兆熊雖係舊日雇主惟律載奴婢毆傷舊家長亦應以凡人科斷檢查十九年陝西司審擬雇工良生兒

毆傷舊日雇主宗室繇越一案將良生兒依凡人照毆傷宗室本例定擬今李二一犯該司亦依凡論因該犯於齊兆熊出向吆喝時不思退避輒敢頂撞其平日藐玩可知未便僅擬笞責致滋輕縱科以不應重杖加枷號兩月查核情罪尙屬允當應請照辦

毆斃夫兄同凡論

王友亮

安徽一案絞犯陶王氏孀守多年夫兄陶奉廷常向借貸氏夫在日典得趙姓園地陶奉廷聞人誤傳趙姓贖地又向氏當街索錢氏答以地實未贖陶奉廷卽掌批其頰因氏回毆復向撞頭拚命氏被撞仰跌在地陶奉廷用力過

猛隨勢仆壓其身陶奉廷痰壅氣閉立即殞命服制攸關  
陶王氏應情實看得陶奉廷於寡居弟婦勒索憑凌已非  
一日甚至當街批頰毫無男女之嫌尤非情理觀其仆壓  
氏身而痰壅立斃孽由自作並非王氏推扭使然則是死  
於病非死於毆不當以毆殺論也再查服制夫兄弟均係  
小功迴非期親尊長可比弟妹毆兄妻至死者例以凡人  
論則弟婦與夫兄正堪比照焉有同一小功彼則等於凡  
人此則入於情實者乎況夫兄理曲情凶自致於死反使  
被欺孀婦坐抵償之重罪冒干犯之惡名似未足以昭平  
允陶王氏應改緩決

幼斃幼緩決

王友亮

直隸一案絞犯吳三紅眼舊欠周二蛋餅錢經伊祖母認還嗣該犯在地拾柴遇周二蛋賣餅回歸復賒剩餅三枚言定次日還錢因而食畢周二蛋復向立索吳三紅眼懇令同回給與周二蛋不依混罵並拾石趕毆該犯奪石復被揪衣挫頭情急圖脫用石毆傷其腦後殞命負欠理屈死係幼孩吳三紅眼應情實看得吳三紅眼石由奪獲傷緣被揪餅直無多訂還次日周二蛋先依後悔混罵追毆其曲固在死者矣再查毆死老人幼孩均入情實蓋欲使少犯老長淩幼者知懲也若以老毆老以幼毆幼似不得

牽引此條今死者年十四而凶犯僅長一歲均係童年何爲舉彼而遺此若謂十五爲成童十四爲幼孩遽入情實設十四者毆死十五則將概入可矜乎彼三四十歲而毆殺幼孩者又將何以加之事屬尋常鬪殺年非長幼懸殊吳三紅眼應改緩決

審辦獨子承祧兩房各娶妻議

刑部說帖

交核山東省咨獨子承祧兩房各爲娶妻後娶之妻有犯作何辦理請部示覆一案職等查律載有妻更娶妻者杖九十後娶之妻離異歸宗又例載嫁娶違律應行離異者與其夫及夫之親屬有犯如係先姦後娶或私自苟合或



知情買休雖有媒灼婚書均依凡人科斷若止係同姓及  
尊卑良賤爲婚或居喪嫁娶或有妻更娶或將妻嫁賣娶  
者果不知情實係明媒正娶者雖律應離異有犯仍按服  
制定擬又查禮部嘉慶十九年據河南學政咨寶豐縣附  
生余萬全之父余篤生承繼兩門各爲娶妻長門爲其初  
娶張氏繼娶王氏生子萬全二門爲其初娶雷氏無出納  
妾杜氏生子萬德各承其嗣因雷氏病故萬德以嫡母丁  
憂萬全應如何稱名如何服制等因咨請部示經禮部以  
余篤生在長房已娶嫡室張氏繼娶王氏次房祇當爲其  
納妾不當爲其娶妻是雷氏在生稱名已混於嫡庶之間

雷氏之死長子何得濫斬齊之列萬德已呈報丁憂尙可比照慈母之例斬衰三年萬全毋庸持服至余篤生二妻並娶嫡庶混淆事屬錯誤業經身故應毋庸議等因咨覆在案查有妻更娶與其夫及夫之親屬有犯仍按服制定擬之例指係其人並未承祧而言如兩房各爲娶妻冀圖生孫續嗣是愚民罔知嫡庶之禮與有妻更娶不同止宜別先後而正名分未便律以離異之條參以禮部議覆河南省余篤生之案則後娶之婦應爲妾也明甚旣以妾論如與夫及夫之親屬有犯自應以妾科斷此案彭高氏爲姪彭文漢聘娶鄭氏冀圖生子承祧查彭文漢先經伊父

彭自立爲之娶妻鄭氏迨鄭氏故後續娶王氏是彭文漢已有嫡妻彭高氏後娶之鄭氏雖因承祧續嗣起見非有妻更娶可比未便判離而一夫祇應一婦斷無二婦並稱爲妻之理自應照禮部所議以後娶之婦作爲妾論該司泥於有妻更娶仍按限制定擬將彭自立照殺死子婦律科罪似未妥協至該司所稱彭文漢嫡妻鄭氏之子與後娶之鄭氏有犯可比照八母中之慈母養母辦理一節查鄭氏如得爲彭文漢之妻始可爲其子也母今鄭氏旣列爲妾與先娶之鄭氏卽有嫡庶之分以嫡妻之子與父妾有犯律有明文豈能比照慈母養母辦理此外與家長正

妻並親屬有犯均有律例可循辦理自不致矛盾又該司  
所稱以女嫁人爲次妻者其主婚皆由父母初非自願若  
一律照律離異是因父母主婚之誤而使其女不能從一  
而終情殊可憫一節查人情莫不愛恤其女其明知有妻  
而仍犯者事所罕有至承祧兩房之人愚民多誤以爲兩  
房所娶皆屬嫡妻故將女許配議禮先正名分不便使嫡  
庶混淆而王法本乎人情原毋庸斷令離異有犯應以妾  
論情法均得其平所有彭自立一案應請卽照禮部議覆  
河南學政之案依殿死子妾律科斷

任所買田

事友錄

六十年前濮牧郅與州監生范姓父子友好說事過錢最親睚開州有田數頃價甚廉范誘郅同買而契止范名後郅罷官將回山右不能有田亦不敢言范遂據其田索價延不與止立一借數百金之券郅歸後屢命其子來索范則款之而與之少許盤費其子死無人過范氏問者今郅之孫徙河南已中舉貧甚檢舊篋見范借券不知爲田價也持券來索范不理遂具控予閱其券屬眞顧年久遠焉知非已還失繳廢紙斥郅刁賴又念郅英年舉人且前牧孫久聞范無良因問范曾與人有訟案否吏以二十年前叔姪爭產案呈查范監生弟死姪幼范主家事比析箸有

田二十餘頃止以數頃與姪前牧問范何以多十餘頃范手開一單曰某處係妻奩田某處係媳奩田某處幾頃係前任邳太爺田族長眾證單亦同蓋范既誑邳田又獨專其利如此遂喚范至年已八十餘初猶強辯及以其親筆單示之乃俯首無詞以年遠且范家亦落酌斷二百金與邳范姓來翻控則好言勸止之因見爲惡無不破者故錄之

### 下車新政

夢談隨錄

余初蒞武城下車之日有以討欠被毆喊稟者余登堂驗之無傷索其券弗得當於原稟判云告債無據告毆無傷

不準杖之時幕客未來由余自判吏人相謂如老吏未幾日有以被傷喊稟者余下堂親驗之曰是自劃傷也人見有刃來必避讓則頂上傷痕必錯落焉有平列如川字者乎且自刃傷下手處重而其未輕而爾傷輕重乃適相肖也杖之役人相謂如老件作夫新官到任人皆嘗試之稍有弗當則人侮弄之矣況余初任者乎

完漕拈鬪

夢談隨錄

余下厥收漕見厥門外米車壅塞於道余曰何納糧之眾多也吏曰今歲大熟故爭早納入拜厥神畢余曰爾見厥門外米車之多乎曰約數千石當分三日收之余曰是啟

爭端也其孰不願先納而早歸其孰肯後納遲之一日再  
日而累於此吾知恃強爭先者不應之有事矣應之則皆  
與爾有鄉誼孰先孰後爾亦不得軒輊之也吏曰奈何余  
曰閭語於眾闔分先後其拈在先者雖樵夫牧子弗讓其  
拈在後者雖巨家大族弗悔眾糧戶聞之咸曰公乃作閭  
於案前命眾拈之注其先後循次收納其後者各安置米  
車於善地以待其時是役也糧戶雖眾終日寂無人聲

免運弁罪

夢談隨錄

漕帥朱蔭堂先生駐衛河余朝夕奉差遣時空運三十入  
幫排列河干讓重運開行有揚州頭幫運丁公稟運官廖



某詐賊濫刑廖亦稟丁抗官誤公蔭堂先生以兩稟示余  
詢孰爲曲直余未知先生意旨也乃兩爲之說曰運官向  
得幫規是以運丁敢抗官耳先生曰誠哉是之謂旣貪且  
酷煩爾往勘某丁刑傷得無隕命余乃知先生之咎在運  
官也往勘某丁傷語之曰運官爾父母官也父母責子奚  
爲辱且爾卧官船櫺外不食幾日矣晝之日夜之露少年  
人奚耐此設曰以拚一死官罷職耳未必償爾命如回船  
養傷余當稟漕帥伸爾忿某丁感謝倩人扶歸余入船拜  
廖商以所彌縫之廖乃邀伍長具息於帥不許命余返署  
訊其案運丁供官手自掌責某丁七十運差曰三十兩相

齟齬余曉之曰官手自掌責失體已甚三十猶七十也何  
論多寡具案呈帥廖知必受參處恐甚擬求臨清州協兩  
文武爲乞恩其友黃君帥巡捕也語廖曰吾見臨清兩文  
武甫進謁而卽退獨武城來見必深談援爾者其武城乎  
乃來求余余曰此非口舌所能爭也姑留意焉可已一日  
者余侍先生坐談參廖事余曰參之誠是第河上三十八  
幫空運各運丁皆觀望設見揚州頭幫一紙公呈官輒參  
罷焉知其不起輕侮之心將來八閘公事較繁欲其聽官  
約束也難矣先生矍然曰如子言第斥令回淮如何余曰  
公參一漕弁如薙草然何時而不可奚必是先生曰然子

司傳命於廖弁令回淮余曰諾弗爲謝恐啟疑也隔牖巡捕黃君偕聞余言欣賞不置

薄幫差罪

夢談隨錄

又有太倉幫陸運官者受侮於水手而歸咎其幫差黃鳳吳桂泣訴漕帥謂幫差喝令水手毆官膚受之愬不自覺其言之過也蔭堂先生惑之傳余緝黃鳳吳桂且矢以如不得其人則常駐此河上余乃廣傳捕役於後幫緝得之卽命余回署訊其案明日須有口供遞來勿延余對曰日暮矣五十里而返署又五十里而來轅恐奔走之不暇訊焉成案請展一日限先生曰非尅期也瞬將前進煩子速

理之吾於後日駐四女寺待子應之歸抵署已三鼓矣乃  
進黃鳳吳桂語之曰余深悉子冤其如爾幫官與爾作對  
何若不如所稟則漕帥親訊爾矣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吾  
深爲汝冤兩運差泣求援余曰莫若就運官所稟可應者  
應之不可應者忍死勿應也兩差曰諾因以原稟予之閱  
且繹之曰如運官稟爾酗酒此笞杖罪耳應之何害又稟  
水手行兇此水手事於爾無干宜亦應之惟中間喝令兩  
字是斷斷不可應者汝公門人當知之可與余刑書仿照  
原稟商一供詞慎勿認喝令兩差見余推誠若此與刑書  
商於階下須臾供成令畫供慰之良殷約三鼓刑書卷案

成余驅車七十里至四女寺登漕帥船稟見先生見兩差  
供詞之悉如原稟而又喜余公事之速也日子誠大才後  
來致書三大憲讚余不置云

辜限外病死

夢痕錄

辛丑館龍游王晴川明府

士昕

幕縣民盧標於正月十三

日戲鐙與鄰人余某爭道互毆盧被余某踢傷小腹不能  
言語當晚昇至余某家稟典史驗傷痕取保辜延外科調  
治至二十八日傷痊送歸二月初二日文昌神會盧赴飲  
醉歸越夕身熱屬其弟延內科汪姓診治至初九日病故  
報驗鄰邑湯溪何君代驗小腹傷痕與典史原報傷分寸

顏色相符止敘迎銓爭踢一節錄供通詳而汪姓醫病未曾詰實晴川歸縣覆審余以爲小腹致命係必死之傷當速死之處例不得過三日今盧標之死距踢傷二十七日在保辜正限之外自余至盧路隔里許二十八日旣能走行歸家則原傷久痊可知初三患病不延外科而延內科則是病非傷可知晴川傳汪醫細鞫追出藥方醫案盧病起傷寒屬實余又念受傷痕迹日遠日消受傷顏色日遠日減盧死已閱二十七日而屍身之傷與生前之傷毫無消滅恐驗亦未確因屬晴川詳請會原驗官覆審至十月會鞫何君堅持初詳晴川遂專詳請委賢員開檢屍腹腐

爛牙根頂骨並無紅色委員蘭谿梁君不敢填格十二月  
晴川攜骨赴杭州而何君已於大計案內參才力不及矣

留心筆據

學治臆說

尋常訟案亦不易理也凡民間黏呈契約議據等項入手  
便須過目一發經承間或舞弊挖補初之不慎後且難辨  
向館嘉湖吏多宿蠹聞有絕產告贖者業主呈契請驗蠹  
吏挖去絕字仍以絕字補之問官照見絕字補痕以爲業  
主挖改竟作活產斷贖致業主負冤莫白余佐幕時凡遇  
呈黏契據借約之辭俱於緊要處紙背蓋用圖記並於辭  
內批明以杜訟源至楚省則人情雖詐只知挖改絕賣爲

暫典而已欲以筆蹟斷訟者不可不留意

查逐流丐

學治臆說

余初至湖南今廣信太守張公

朝樂

方保舉知府在省候

咨謁訪時政公言永州壤接廣西流丐頗不易治余請其治之之法公言前令武陵時下鄉相驗適丐匪羣集役少不能捕論之去則譁然乞賞路費幾不可制見道旁有桑園可容百餘人令皆進園候點名登簿按名給賞羣丐入則令幹役當其戶逐一唱名放出擇其壯者令隨至縣城領賞至則分別究逐皆散去此公之急智也不可以再余至甯遠受篆之次日民人王勝字等縛四惡丐來控其引



類滋擾立懲以法卽有老役堂回流丐橫行是目下民間  
大累詰其故則上年鄰邑歉收扶老挈幼而來什伍成羣  
徧於各里訪之信然以其捕之不能捕逐之不可逐是以  
愈來愈眾然鄉民莫敢誰何緩之急之皆恐釀事諮詢察  
屬均無良策會初蒞任例應點卯知三十六里各有專役  
催糧乃刷印小票數百番給役分發各里耆民協保捕逐  
使人人有捕丐之責處處有責捕之人流丐無地可容而  
王勝字所獲之丐仍荷重枷示儆丐之尤者曰老猴廣西  
人綽號飛天蜈蚣妻號飛天夜叉年僅五十有拳勇寄居  
縣境巖穴中十六七年黨翼六七十人分路強乞輪日供

膳老猴夫婦食有餘資貧民轉向借貸或忤其黨則挺身行兇莫敢誰何余訪得之與駐防姚君約令里人設法同捕伺其醉歸掩擊縛之嚴刑拷訊盡得匪黨姓名羈老猴於獄分頭緝捕其妻聞風夜遁黨各星散不半月邑中無丐百姓感余去害之速踴躍輸將欠賦舊習不懲而革

神攝兇犯

學治臆說

劉開揚者南鄉土豪也與同里成大鵬山址毗連成之同族私售其山與劉氏大鵬訟於縣且令子弟先伐木以耗其息開揚慮訟負會族弟劉開祿病垂死屬劉長洪等負之上山激成族鬪爭則委使毆斃爲制勝之計比至山而

伐木者去長洪等委開祿於地開揚使其子閏喜擊開祿  
額顛立斃而以成族毆死具控余當詰開揚辭色可疑縶  
焉已而大鵬詞愬辨未毆而已終不知毆者主名因并縶  
大鵬同至城隍廟余先拈香叩禱禱畢命大鵬開揚並叩  
首墀下大鵬神氣自若而開揚四體戰慄色甚懼余更疑  
兇手之不在成氏矣然不敢有成見也相驗回時已丙夜  
復禱神鞠兩造於內衙訖未得實忽大堂聲嘈嘈起詢之  
有醉者闖入爲門役所阻故大譁命之入則閏喜也開揚  
大愕跪而前曰此子素不孝請立予杖斃余令引開揚去  
研鞠閏喜遂將聽從父命擊開祿至死顛末一一吐實質

之開揚信然長洪等皆俯首盡供燭猶未跋也次日覆鞠  
閨喜投縣之故則泣曰昨欲竄匿廣西正飲酒與妻訣有  
款扉者呼曰速避去縣役至矣啟扉出一頤而黑者導以  
前迨至縣門則從後推擁是以譁夫閨喜下手正兇也牘  
中無名而其父開揚方爲屍親脫俟長洪等供吐拘提已  
越境颺去安能卽成信讞款扉之呼其爲鬼攝無疑也

訟師繫柱

夢痕錄

甯遠之俗一矜以上皆把持衙門不與地方官相見余以  
矜士爲襄治之人不見則不能周知風俗屬學師諳切傳  
諭士稍稍來以禮接之有呈文字者教正之凡見必問其

所居之里種植所宜有無盜賊訟師地棍有則考其姓名  
年貌一一籍記升堂必檢閱一過以備稽察於通衢榜訟  
師姓名白丁則詳著其綽號衿士則約舉其里居諭知已  
往不究再犯必懲令洗濯自新訟多以衿士爲鄰證亦先  
爲榜示點名後概不問供生員給紙筆在堂右席地作文  
鄰證必有白丁審係左袒生員卽與白丁同罪請教官當  
堂朴責非左袒者生員亦不取供季終將文彙送督學職  
員監生先責後詳一日有黃丹山具詞察其年貌與籍記  
南鄉訟師綽號智多星名黃天桂者合詰實先命杖繫之  
堂柱檢其訟案分別示審間日審唆訟一事則命杖二十

繫柱如故不半月憊不可支未審各案其母求被告人籲  
息又繫十日以累母不孝復予重杖涕泣悔罪取結釋逐  
其弟黃天榮綽號霹靂火皆挈眷竄居道州矣

懲不法軍

先正事略

湯文正公斌爲江西嶺北道平南軍過南安殺人有司以  
鬪殺論公曰力侔者謂之鬪今軍無寸傷而民以兵死與  
律不相應卒抵軍於法

重懲抗糧

先正事略

董文恪公教曾爲閩浙總督閩中錢糧疲甚民間多抗欠  
公極力清釐福清武生林彌高慣訟包糧阻眾不納縣令

捕之爲其黨所截奪官役皆被創公檄福州及參將往捕  
不獲公怒奏禡兩人冠服乃獲之彌高遺書其黨使劫持  
合邑抗徵無一人敢納者巡撫史公致光患之公親鞫彌  
高得其致書狀立縛出市曹斬之福清人大懼又見彌高  
已死乃相率納糧且清積欠一時強宗悍族皆爲易轍諸  
郡肅然

重懲械鬪

先正事略

漳泉二府多械鬪劫掠案龍溪令姚瑩捕得渠魁五人訊  
其案皆數十起既承伏召其族長於庭詰之各具狀請罪  
乃皆杖斃之屍諸城門兌徒股栗逃出境巡撫史公以不

如制疑之制軍董文恪公曰漳人苦鬪殺久矣兇狠之徒  
歲嘗殺人數百如兒戲官軍莫可如何吏捕率不得正兇  
今姚令幸擒之若逐案傳質則係累必數百人非除暴安  
良本意且漳州距行省六百里卽申解按律治之兇民無  
由知儆姚令朝捕而夕誅之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白是  
悍俗爲少變

### 治據山賊

### 先正事略

徐兩峯士林爲刑部員外郎有二人伐木塞外木標乙弊  
有司訊結矣越三月乙弟以謀殺控甲甲逃公曰置當場  
死者之妻孥不問而以三月後局外之人興訟乎甲逃懼



累非懼罪也甲聞而出獄果虛後出爲汀漳道漳俗械鬪殺人捕之輒聚眾據山或請用兵公不可命壯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盡遣人深入誑以好語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隊出乃伏其仇於旁仇大呼曰爲首者某也立擒以徇眾驚散自後捕犯無據山者

童子仇師案

先正事略

王廉訪繻令東明時有馮化者勾迷人誣其鄰某君密令鄰匿他所別令一人踞堂下召迷人謂曰汝識某可執以出迷人實不識也見一人踞堂下執之眾皆譁迷人技窮乃曰馮化給我眾中有欲遁者君曰必化也追之果然重

杖遣之後遷按察使宿州某生攜妻子授徒某氏家其妻  
臨產妻兄之女來視數日妻子皆中毒死館人曰若與妻  
兄有隙乎曰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致毒也生控於州女  
不勝刑遂誣服獄上君疑之問館中來往者何人女曰止  
一十二歲某徒耳召而曲誘之乃曰師挾我急因致砒麪  
中生之妻兄女得釋

### 取結銷逆案

### 先正事略

白副總戎雲上爲揚州游擊時有通州奸人告海外沙民  
謀逆狀尹文端公檄君先率所部往君具文乞病假五日  
文端莫喻其意親帥兵抵六閘君忽上謁文端曰故未病

邪對曰某何病某度沙民必無他以兵行必驚擾故單騎  
往察仇怨所自起召其父老諭令指親串之任內地者傳  
集訊驗取結狀三百紙並帶曉事數十人馳迎中堂耳文  
端握君手曰吾故知君能了此事也卽集眾諭遣之置告  
者於法

雪砒饒冤

先正事略

鄧中丞廷楨知西安府時有漢中營卒鄭魁坐置砒饒中  
殺人論死賣砒者賣饒者及鄰婦之爲左驗者皆具獄成  
公疑之乃密呼賣饒者前曰汝賣饒日幾何枚曰二三百  
一人約買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閱百餘人矣曰然百

餘人形狀名姓日月汝皆識之耶曰不能曰然則汝何以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饘也其人愕然固問之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曰官訊殺人者已服矣惟少一賣饘者爾盍爲之證訊鄰婦言爲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爲眞蓋死者嘗與鄭魁有違言以瘋犬死其脣青而魁買砒實以毒鼠也

隙地升科

先正事略

袁簡齋先生枚令江甯時方山谿洞外兩氓爭地無契券訟久莫能斷先生視案牘山積笑曰此左氏所云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頃邱玉暢岳戈錫子產與鄭人爲成而

約以兩勿有者也訟久則破家吾當爲若了之乃盡去舊牘別給符驗使各開墾升科聞者皆歎賞

同飲醉臥致燒死以過失論

先正事略

甲與乙有姻共飲乙醉墜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臥不知讞者以甲奪壺斟酒有爭鬪形擬鬪殺罪按察使孫星衍曰甲主乙賓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罪

詰誤殺罪

先正事略

朱修度知廣靈縣縣民薛某偕其妹觀劇其友目送之薛怒刃傷其左乳死逮訊自謂罪必死大言曰早欲殺之殺

人者死無悔也越日復問曰爾善拳擊乎百不失一乎曰無之君曰然則一刀何以卽死也曰刃時不料其卽死曰不料其卽死胡不再刃曰小人見其血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刃也律誤殺罪弗死若云早欲殺之則爲故殺雖不死且論絞決而辟實誤殺乃減等君常曰律則一耳然南方案多情重法輕北方案多情輕法重稍忽之失其情矣能無愼乎

息爭洲訟

先正事略

翁刺史運標知武陵時鄧康二姓爭湖洲之利鬪殺不已積訟數十年君勘其地曉譬再三終不服會大雨至二姓

請少避君曰汝輩爲一塊土世世罹重法不顧予何愛此  
身爲植立雨中逾時堅不去二姓感動乃親爲劃界訟自  
是息

啞女手狀

滑稽集

徐太守崑字國山號遜齋常州武進人雍正癸卯舉人歷  
官金華知府金華各屬邑滯獄待奏報者積至二百餘案  
太守當盛暑日坐廳事剖決之兩月而竟先是湯溪民鄭  
十九狗妹兄弟有寡嫂攜其兄之孤再醮魏七十狗妹歲  
朝往視之而其嫂與孤俱無有也駭之甚歸告十九時七  
十亦以其妻母子俱溺死報官官詣驗件作報言無傷弗

察也十九具寃狀致辯官欲朴十九於時遠近數千人觀者皆不平鼓掌大譟官慚遁乃益怒坐十九兄弟以誣獄將定矣太守至郡覽前牘謂死生疑似飭令覆檢令堅持溺死且以爲不可檢者十太守曰檢者令甲所頒奚不可且不可亦安得十檢而非溺令不難自改讞檢而溺以實十九之誣均無損也惡在其不可者乃託爲他縣尉奉新守命來清釐保甲行至其鄉備得七十平日頑暴狀詢村民牧豎七十妻死事雖同異不詳然皆無言其溺者又聞其七十前妻有遺女瘖而未嫁且其母亦七十箠楚死者遂造其家呼瘖女出多方導之皆弗應迨語及其母始涕



泣因謂女汝以實情輸我我活汝父不汝欺也女乃以手  
作摩挲物狀眾持物上竈狀問女汝所摩挲者爲土泥乎  
爲絲絮乎女搖首以手指口作咀嚼狀又問是可食之物  
也梨棗乎抑鱸鮮乎又搖首以手作磨米成粉狀酌水入  
粉狀然則粉餌也女首肯乃復作小兒呼號求食狀傾食  
物失措狀小兒啼大人怒摔殺小兒狀又作婦人哭出門  
狀大人怒從門外挾婦人入撻殺狀凡作一狀若跳舞傀  
儡情態畢露太守委曲問其是否是則首肯否則搖首最  
後女以手指所坐室後引太守入見空庭環以牆女乃至  
牆側作兩人昇屍投牆外狀太守使人梯牆視牆外卽婦

所溺池也於是召七十鞠之則除夕蒸粉餌其前夫兒祭  
炊具索食誤覆粉餌於地而七十摔之以死者也婦驚呼  
七十遽掩婦口謂婦第爲土擊兒死者嫠人語鬼曰土婦  
出門大呼汝摔殺吾兒而土耶七十急趨門外挾婦入捶  
婦死匿其屍空室賄鄰人勿泄及狗妹歲朝來視婦索婦  
母子急始納其子於婦懷而投之池因復召鄰人質對皆  
吐實啟棺覆檢傷皆符遂置七十於法

褪殼龜

蘭菴館外集

揚州某甲家頗小康所蓄雞鴨犬豕等物無故多亡去舉  
家稱怪亦姑聽之忽有丐者過其門默相其室問曰君家

畜物頗多亡去否甲曰然丐曰君禍不遠矣不預防之人  
且難保況物乎甲駭問汝有術可解否丐曰此妖物作祟  
不知伎倆若何試可乃已甲乃導丐徧相宅中至廚見水  
甕一具瞠視良久曰殆在是矣令市猪肉一方煮半熟以  
鐵鉤貫其中繩繫其端縲柱上將肉置甕畔人從壁隙窺  
之見甕下一物探首出張口銜其肉鉤挂喉際縮首欲遁  
猝不能脫丐急出縛之狀如守宮長尺有半謂甲曰此褻  
殼龜也厥名曰蜥化尙未久易制再過年餘卽能變化食  
人君家將無噍類矣甲大驚因憶家固畜一大龜亡去年  
餘當卽是物所化丐曰是也乃共覓其殼果於猫竇得之

蓋寶狹殼寬龜偶入寶如抵觸藩猛力向前遂褪殼化爲此物丐謂此殼乃化骨妙藥或去齩齒或去腐骨皆立效可善藏之爰索利刃將此物剝爲肉泥凡地上血跡剗刮淨盡盛以瓦缶埋於深山甲喜款丐酒飯酬錢十千而去越歲甲家客作暑天畏熱取門支牀露宿詰旦竟化爲水惟髮存焉甲大驚訴於有司驗其形跡茫無端緒甲坐繫獄忽前丐又來見甲家狀甚蕭條怪問甲妻妻告之故丐曰小人之過也蓋當日殺此物時有點血濺門上以不足爲患故未拭去不意波及客作亟赴有司白其事試取雞犬置門血跡處果俱化爲水官乃賞丐者而出甲於獄

隔溪殺人

螢窗異草

某縣有甲乙二人姻婭也素相嘲謔見卽喋喋不休其地有深溪闊數丈而湍急不可涉一日甲乙各約數人將往游某處路經溪側隔岸邊相值一水盈盈聊通笑語眾中亦多相識且言且行二人復相謔同游者靡不粲然乙忽拔所佩小刀戲謂甲曰忤奴勿再言言將殺汝甲大笑嘗曰畜產爾思試父耶生汝不肖殺我固宜語次以膺相向嘻嘻不已乙亦笑挺白刃作擊刺狀眾方爲之捧腹甲忽頽然倒地亟視之喋血朱殷刃已陷胸矣甲竟死舉大駭視乙猶含笑操刀鋒鏑皆赤色兩岸喧噪行人胥驚觀者

如堵牆乙始覺其殺人欲遁不能矣眾奪其刃逮以見官  
邑令某公素號神明聞卽馳往檢驗驗訖卽命人過溪上  
流俟其涸而窮其異果有腳跡自此岸而達彼岸往來皆  
有蹤細閱之纖細如錐不類丈夫亦愕然更命人深掘其  
泥甫數尺便得一篋啟之內藏女舄一雙鮮若朱蓮蘄然  
未朽令頓悟卽呼乙當場語之曰此夙孽也汝雖未殺伯  
仁伯仁由汝而死嬉笑興戎罪實自取乙亦俯首無詞遂  
論抵先大人每以其事戒人以爲嬉戲無益且更賈禍如  
此可不慎歟

健訟滅門

螢窗異草

貢生某者失其里族大約秦晉間人也年近七旬有子數人多游膠庠某每出跨一黑衛從小奚徜徉自如鄉人皆羨之偶如邑城見有市信者固田家所需也某心忽動售得兩許並市飴糖椎信約數錢共爲細屑竊麪作餅餌煩鄰人婦代蒸之既熟攜去莫知所用詎某寘餅道周嬉笑自返適近村新婦歸甯返其夫家從一小弱弟控蹇而行瞥見巾裹食物委路側取而視焉熱如新出於籠乃大喜婦方以母家綦貧歸無所攜爲已恥因命弟珍重捧賁甫入門卽矯母命獻於舅姑舉室果有喜色餅止七枚婦之夫他出室中之人適符其數乃分而啖之其姑不忍食堅

以飼婦之弟婦以所攜無多力訶之使去不令分甘姑乃食未幾毒作闔家潰亂又未知所由無從救藥七人竟無一生者夫歸詢知乃執婦送官慘被刑楚細弱不勝且不令弟食百口莫辨遂誣服律當寸磔其弟亦以知情論斬決有日矣忽貢生某詣官自投兼以乾糲爲證提婦驗之款式悉合鞠之則曰予忽作此想聊以爲戲初不謂其可以死人也今婦聞之冤不勝惻然用敢自首究亦莫解其何心官爲歎息謂是前生冤報案遂定以某誤毒七命法應大辟有加子孫雖不與謀成丁以外皆論死某家幾無噍類婦乃得脫後聞其邑人云某素健訟以貢生把持官



府遭其害者數十人占者謂其有滅門之禍不意將就木而猶驗也

無名女屍

潛庵漫筆

某邑地濱大江己巳秋江有女屍掛岸而止鄉保驗之無主名正四顧間有童子見之曰何似吾二姨娘之甚也鄉保喜飼以果研詰之童子曰吾二姨娘昨往人家索逋至今未歸豈爲債主所辱致死耶鄉保益喜立告縣役挾童子至某鄉債主家鎖以入城合鄰里二十七人至縣以威逼稟官官又不卽審並童子押下債主初不知何罪大懼旣聞童子言則討債者實有之已他去矣各家老幼四出

共覓所謂二姨娘者久乃得之依然無恙大喜立擡以轎數十人擁簇入縣齊鳴冤苦官得其情急釋二十七人而各不肯出役再詢童子涕泣而已官窘甚乃杖鄉保差役謝彼二十七人各歸家結案然而其家咸碎矣

誣殺三命

潛庵漫筆

直隸某令素勤慎三子皆聰穎一日某紳控某鄉寺僧占其田地且謂菴有婦女某令信之提僧到案訊之不承令怒杖責押下僧之來縣也與一徒俱所謂婦女乃其母迎養於菴者因命徒歸與母謀措錢作訟費約需數十千徒度菴無所出至半途縊死樹間母在菴望子久不歸將入

城探信瞥見徒縊死狀度其子獄不可解亦投水死僧在縣得耗一慟而絕蓋紳田與僧鄰而相惡紳誣之以洩憤而不圖其殺三命也紳卽日暴卒某令三子皆以痘殤

### 救鴉片毒

潛庵漫筆

十惡向多替代自鴉片入中國死者相屬而十惡爲稀有病入冥中者云新添一司曰斷腸司皆以鴉片死者說當不誣救法鴨血羊血糞清阜角皆可然須認定一味頻頻灌之不可雜投七日內勿斂勿見日無不得活蓋中鴉片毒似死而實非死嘗有開棺檢驗之案多側面背面無仰面者其初悶絕旣醒求出不得則真死矣說得之廣東老

件作而官幕同舟錄載之

飲滷汁者急取賣豆腐家所磨豆腐漿灌之則不至凝  
血而生矣又飲猪血卽解○服砒霜者用防風壹兩爲  
末水調服卽解又冷水調石青解之亦妙○薜荔爲末  
水調服解一切毒

三杖死丐

志異續編

黎公誕登廣東人任江蘇溧陽縣有政聲剔弊鋤奸合邑  
感戴鄉人一日有吉事乞兒坐擾大肆厥兇主人不能耐  
起而毆之誤斃一丐羣乞兒鬨奔喊官公深知邑丐橫行  
笑曰爾輩不過借端嚇詐耳如果傷命何不負來相驗乞

兒申言再三公終不以爲然旁有一吏稟曰死是實公大怒曰爾在城何由得知命杖二十羣乞兒不得已負屍至公卽訊屍口供三問之後公曰爾到我前猶然詐死命杖後再問杖訖又問如前公仍命杖如是再三公曰想斃杖下矣給以燒埋銀兩結案從此羣乞兒斂迹

討債持刀

志異續編

荆撫軍道乾初任湖南慈利縣時市中有甲乙二人相毆值日差役扭至公堂呈刀一把云不知誰物公問之甲供乙負債不還反持刀行兇乙供甲持刀討債勢甚兇惡彼此爭論俱不認刀公問明乙欠甲一千二百文銅錢是實

當斷令繳完兩家各服叩頭去行未十步隨令差喚伊等領刀去二人俱不顧公大言曰必欲吾再審持刀事耶甲聞言轉身上堂領刀公曰汝討債原無不是但因何持刀甲語塞責三十公聽訟之明類如此

### 冤鬼劫官

見聞近錄

海甯查公諱鳴昌別字萍槎爲上北河司馬曾言任中牟令時與鄰縣張某會審命案係挾仇縱火燒死一家七口者張力從輕減僅擬絞抵案上奉部指駁臬司召查張議之論以再改流罪亦可查毅然曰此案焚殺多命擬絞已極寬典若改而生之則死者含冤地下於心奚忍臬司怒

曰只汝辦事有良心我等皆憤憤耶張某遂請獨自主稿  
次日張縣中有事暫回甫出省城數里陡覺陰風颭然有  
黑影七直撲轎中如重千百斤物輿夫跟役皆毛髮森豎  
仆地而殭而張已昏絕矣卽昇回寓身發壯熱瞳目大言  
曰我等含此奇冤擬渠絞抵已大不平猶冀死後再與索  
命今汝力庇惡人竟欲減爲生罪是誠何心我等且拴汝  
赴冥質理然後尋冤對去也張寓中幕友長隨環跪哀懇  
言此事未曾定案當力求上憲伸冤遂許暫釋以俟張次  
日復與查稟見臬司伏地號呼但求貸死臬司驚爲發狂  
張因歷述昨事且言此事眾所共聞共見並非傷寒噬語

也臬司憮然久之遂從查議改爲情實上焉可見命案有心出入皆干冥譴爲民上者不可不慎也

懲無賴僧

見聞續筆

京師前門外有小廟廟僧素無賴香火久冷落矣僧忽於除夜謠言地中發大光明次日廟門前地下似有物拱起到晚長數寸則佛之螺髻也不四五日全身盡露蓋如來一尊也一時哄動各宦家士庶齊來上香頂禮傾城聚觀舉國若狂時陸眉生秉樞給諫巡視中城惡其惑眾親率隸役至其寺將泥佛拖下重責四十大板嚴刑訊寺僧乃是除夜密埋一佛於地先於其下堆壅黃豆數十斤留一



抄獲銀兩  
卷六  
孔日夜澆灌數日後黃豆發芽自將泥佛頂出欲借此爲  
斂財計耳陸將僧枷示通衢備將供詞抄錄曉示當其至  
寺令責佛像時隸役皆不敢舉手陸乃自執棍打之其泥  
猶溼也一時皆服其識力

謀產毒計

見聞續筆

河南河內縣劉氏巨富世單傳一日劉以療亡遺孀未三  
十一子七齡宗人有虎而冠者出入公門交丁胥欲謀其  
產不得良策遂密商門丁邱姓邱姓曰事不難我以錦囊  
授子照行之家財反掌可得然必以巨萬謝我宗人允諾  
歸拆錦囊果妙計劉孀母家相距三十餘里素往來不輟

忽一日日晡母家莊漢誰某將車至色倉皇曰老太太猝中風請姑太太攜小相公速往看遲恐無及孀驚痛卽登車約略十里宗人率無賴十餘人攔車問何往孀告以母猝病宗人曰壯夫少婦同行非奸拐而何遂扭莊漢跪地鞠之鞭撻雨點下莊漢叩首承奸拐供通姦定期約逃厯厯如繪宗人喝令將車與人送河內縣三更官坐堂審訊劉婦素勤女工每歸必帶刀尺今知機穽已成不可置辨到堂不言大哭以剪自剖其腹而死縣中以該婦羞忿自戕報上臺莊漢因尙無口供照和姦主母減死擬流又以無主僕名分矇矓資以千金令其逃走去遠省立業宗人

與邱縣共分其產自大令以次均染指焉此卽邱氏錦囊  
毒計也母家屢訟以其女已死無可質問雖有賢員難爲  
平反日久風聲傳播生員動公憤厯控各憲至巡撫始批  
河北道親提嚴審宗人大懼復求計於邱邱曰無害也但  
必再與我萬金事方濟宗人如數付之本官亦憂疑邱稟  
小的暫告假三月自有布置必不累老爺如本道提小的  
但求立限三月小的去以家口住署中爲質本官知其能  
許之是時撫豫者乃貴公子本道亦素奢侈皆好著細毛  
衣不惜重價購買邱乃往涇陽皮樓得異色皮貨萬金僞  
作皮貨客先游大梁再游武陟以異色皮貨賤價售於中

丞觀察止取三成之值募丁用事人無不以皮貨賄之與之交歡如友朋事畢內署方開篆始行文提邱大定期本道親臨縣境檢驗審問點單上第一名邱大及帶至案對面相視邱大卽去冬皮貨客某姓也本道驚詫失色遂含糊訊問以孀死明係畏罪羞忿死由自戕何從檢驗陰屬縣令諭劉氏宗人捐萬金修學宮並諸生厚潤而息忿恨仍以原案詳復邱大隨詳文赴省更行賄於院奉批如詳結案從此更無申冤之日而宗子之產十耗六七邱大之囊轉豐自謂高枕無憂矣未幾本官二子死痛切病肺官亦死邱席捲所有裝十八車載歸陝準備安享詎意行至

鞏縣老犍坡山溝內山水突至親丁十六口隨從八口車  
與輜重皆成齏粉水退後獨邱大之屍尙因辮髮繞於樹  
上首級脫如梟示者

譎幕燒簿

客窗閑話

有幕客攫其居停誤徵已免錢糧印簿訛控者狀已上達  
簿未呈堂憲司咸以此人鐵據在握難以理斷其能者不  
過私與往還問所欲圖贖其簿銷之而已此人索數千金  
不得私毫缺或云卽與千金倘抱贓出首中人連累無涯  
矣皆窘於計憲司會議時有巧令在側微笑詰之令曰若  
交職三日辦矣憲司欣然委之令攜卷回不動聲色至第

三日上下皆曰限期已到尙未僉票得毋誤乎令曰余幾忘之乃出升公座喚三班役來前曰有善鬪毆者否眾皆駭莫敢應一強項者出曰役能之令喜曰汝能必知我意今某處有幕客某寓汝往生事激之鬪但許自傷勿許傷人受傷卽來鳴冤汝知之乎役曰唯卽往客寓向其人大呼曰汝從某縣來我載汝至此今已逾月所欠車價若干速給我不能再待矣客大怒曰我來時僕夫非汝何來惡棍敢肆訛詐役詈不已客推之出役卽自傷其首回縣令未退堂卽呼冤入跪正驗傷客亦衣冠至以棍徒憑空訛詐具稟役與爭辯令曰無譁此易辨耳汝旣載客來客行

李若干汝必知之令逐一報明核對役不能知妄報數物客大笑稱令賢明令問之客曰所報全非自願書單呈驗令卽飭書帶役數人往客寓將行李檢來當堂查驗與所書單無異於行篋中搜得印簿曰此係官文書何得私自攜取本應治罪念汝尙屬斯文姑全顏面命取火焚之客爭曰案已上控簿不可焚時人多手快已成灰燼令大笑曰汝欲詛人無怪人來詛汝天道好還汝知之乎第我治下不容姦險之徒卽備文遞回原籍可也客知據已燬無能爲隱忍吞聲而去令卽繳卷銷案憲司優獎之

譎尉毀簿

客窗閒話

某縣尉與其大令有隙面和而心違一日在令帳房閒話見几上有入錢簿內書某季收陋規若干某役於某案收錢若干不一而足尉候令回首時先藏而退令送客回不見此簿知入尉手矣所載賊私累累必受其訛惶恐之至函致巧令商之覆書曰慎勿言見尉時談笑如恆若無事然飭庫書取銀數百兩備文批解雜稅封藏帳房櫃內簽差翌日起解夜於牆上鑽穴而入取回內署次日卽呼尉帶捕來驗云是夜被竊雜稅銀若干公文一角入錢總簿一本申明憲司渠敢自露乎令如法行之旋卽通報自請處分尉知其心而不敢言恐干重咎將所藏之簿暗燬



串通詐錢

庸閒齋筆記

余攝南匯時有棉花行主姚某控王某欠伊花價洋銀一百有六元有券有中證有代筆云索之不還反被兇毆等情余提訊先問原告及中證代筆者所供與呈詞相符繼提被告跪堂下戰慄惶恐似不能言久之乃訴曰實不曾欠錢余曰不欠何以控汝又不能對余疑其情虛復促令言則曰我縱欠錢何必請開烟館者作中余笑曰汝並非貴人開烟館者何不可作中則又曰我自能寫字何用代筆余叱曰汝蓄意不良是以不肯親書爲圖賴地步耳侍役遂羣喝之王卽伏地叩首願還而涕下如雨余疑之因

令帶下復呼原告至前問曰爾之券何以不令伊親書曰  
伊自託人代筆某不與知曰此券是伊帶來乎抑在爾家  
所寫乎姚躊躇曰是在我家所寫曰代筆是伊同來耶曰  
否某甲向在村口居住是日因在茶店相勸遂偕歸代爲  
寫券余大聲曰是在茶店偕來乎曰然時某甲已在堂下  
矣遂令帶原告至宅門外而呼某甲前訊曰爾代王某書  
是王某邀爾耶曰是王某所邀予知某甲蓋已聞茶店二  
字因曰書券何不在姚某家中乃在茶店曰是日相勸在  
茶店故就彼處書之曰爾本擬作代筆故紙筆皆帶來乎  
曰否是從茶店借來之筆而紙則買之也余曰信乎曰信

遂令將甲帶入後堂而傳作中之某乙入則拍案曰王某並不欠錢爾與姚某騙至爾家逼令出券爾乃硬行書中此何理耶乙惶懼曰某不過爲好相勸並無逼勒事予曰先在茶店已經言明何以又至爾家乃曰某開烟館家有餘地是以王某隨姚某來而某甲又欲吸烟故就某家寫據因將某書作中並無逼勒事余大笑令將原被代筆三人皆來前諭被告曰此案我已訊明爾所欠不止一百六元乃三百十八元王大驚哭曰天平冤哉姚亦從旁代白曰實止一百六元余曰固也票共有三一在爾家寫者一在茶店寫者一在某乙烟館寫者豈非三百十八元耶今

一票已呈尙有一票可速交出皆相顧駭愕飭將三人重懲枷示而釋王某去

叩頭還叩

庸閒齋筆記

華亭令雲夢許君爲政以幹名一日耆有武生扭一鄉人至縣喧訴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擔糞誤觸生活污水其衣已經塗人排解令代爲浣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欲痛挾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人乃粗心擅汗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許良久曰姑寬爾令生坐堂側而飭鄉人向之叩頭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文乎武乎對曰是武則又飄然曰

我大誤文秀才應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頭爾應還之復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則令阜隸挾持而抑其首叩還二十餘乃釋生大怒走出許撫掌大笑邑人觀者聞者亦無不大笑也

齧死償命

庸閒齋筆記

小說家無稽之語往往謬人岳傳載張俊陷害岳忠武後爲諸將齧死於是吳俗遂有齧死人不償命之說同治壬申蘇郡有飛金之貢先是業金箔者以所業微細自立規約每人須三年乃授一徒蓋以事此者多則恐失業者眾也其時有無賴某者以辦貢爲名呈請多授學徒用赴工

作既得批准卽廣招徠從學者人贄六百文一時師  
之者雲集同業大忿於是援齧死不償命一言遂羣往持  
其人而齧之人各一口頃刻而死吳縣令前往檢驗計齧  
傷處共一百二十三口然何人齧何處人多口雜不特生  
者不知卽起死者問之恐亦不知也乃取始謀先齧者一  
人論抵

誤輜爲教

宦遊紀畧

嘉慶某年安徽各憲忽接壽春鎮暨宿州文武賁到懷遠  
匪徒倡會謀爲不軌之報撫軍檄余先赴滋事一帶查得  
實情飛報卽統兵勦辦余兼程疾馳於途次得悉道府親

率兵役已擒獲四百餘眾因思匪徒聚會如果逆形已露豈卽束手待縛非細加偵察涇渭莫分距懷遠城二里遙卽屏去僕從詣一訓徒鄉塾晤其師託言武孝廉北上道出過謁坐談之下問詢以四鄉風俗其師遽云有一大冤枉事近因查辦教匪竟將轎頭誤作教頭連逮數百人恐遭枉殺者多矣詰其故云俗呼轎店夫頭作轎頭凡婚禮備彩輿喪葬備挽紼悉倩轎頭輕理離此不遠有趙貢生親喪將出殯循俗例通知曾經唁弔各親朋刻期會葬按門簿開單凡一百七十餘人卽囑王姓轎頭前往各處挨戶通知王轎頭將單轉付雇工李自平代其事詎李自平

先於三月內因懷遠僻邑無當舖將棉衣二件當於宿州至是已交十一月順便往取夜宿城隍廟被營兵盤獲交都司衙門搜出身帶名單見名數眾多又因供是轎頭着伊前往通知之言誤會轎頭作教頭由此推敲竟指單內本屬附近居民爲河南會友武營詳請搜緝竟成大獄余復委婉窮詰稱有唁弔門簿可對似有根據隨懷出憲檄慰以好言論其導往趙貢生家果獲門簿急抵縣署將檄粘原報會匪姓名一百七十餘人逐細查對隻字無訛卽夜將所訪情形據實飛稟一面趕赴省垣詳細稟述撫軍以軍機陝甘制軍兩地來函均風聞其事宜思有以靖之



余謂事實眞實卽無傳聞亦當極力懲辦若事屬虛無豈可  
以人言遽興此大獄設官所以庇民也民縱無良猶思矜  
恤況影響俱無者乎撫軍乃如余所稟止提王轎頭李自  
平趙貢生三人到省委員訊質與所訪無異被繫四百餘  
人省釋

### 緝匪安民

### 宦遊紀畧

道光四年二月東莞匪徒林狗尾聚眾結拜藉圖抄搶遠  
近村民驚恐赴縣呈首請兵圍捕縣令以莞邑民情向多  
陳訴不實須訪確再行捕治林狗尾知官兵不來且惡其  
訐告遂挾嫌肆搶十餘家連日烏台愈眾聲勢頗猖獗村

民益加憂懼紛紛遷避並就近赴惠州軍門告急提督飛  
咨督撫委官帶兵前往阮節府接閱文移與中丞會商派  
余帶兵星夜馳往節府發令箭三枝諭曰如需添用兵勇  
無論行抵何處隨時便宜調遣余應命馳抵該處縣令先  
已會營帶領兵役分頭搜捕所獲百餘人無一真賊悉被  
脅之眾及無辜良民耳余細加訪察始知林狗尾者村落  
屠戶耳其人畧有資本假義任俠匪類聚飲賭博常在其  
家遂得眾無賴之心訂期結拜呼爲阿大藉以滋擾村民  
始而數十人繼則百餘人不入會者咸魚肉之村民畏其  
兇橫率多斂錢致送數日之間傳言遍播林狗尾勢不能

已遂肆鴟張余訪得實情按兵不動惟催促縣令懸賞購線嚴拏著名各犯而已隨帶委員謂余曰風聞林狗尾與朱毛俚無異請無輕辦余謂曰林狗尾罪惡應誅何可輕縱然此乃結拜非天地會尤非朱毛俚可比且各賊知官兵聚集聞風遠颺何肯陞伏待縛如君等言是必欲按戶搜捉矣村民原畏林賊荼毒故求救於有司有司不爲剪除反加以誣拏是不死於賊匪而死於有司矣烏乎可因卽親書示諭言此來專爲地方除害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倘有匪徒混跡其間爾等須合力擒送切勿任其兔脫村民大喜一面將實在滋事情形及無須兵力祇應責成地

方官懸立重賞嚴拏首從各犯務獲究治並請撤兵緣由具稟通報各憲均以爲節費息民所見甚是余得報可之文卽日撤兵回營自赴縣城先將無辜省釋督拏著名各犯九十餘人訊係甘心結拜錄敘切實供詞回省銷差不數日林狗尾亦卽就擒解省審辦分別予以應得之罪無干概不株連莞民遂得安堵

### 磕詐誣害

宦遊紀畧

羅定州在省西南七百里地瘠民貧所屬東安西甯兩邑處處與西粵相通每有外來賊匪勾結土棍肆行劫掠迫官司掩捕則潛逃隔省莫可追擒實盜藪也道光三年州

收詳報民某被盜訪知盜首黃瓜四窩藏廣西岑溪縣黎維祺家經文武前往查拏被窩主奪犯拒傷兵役大府移檄西省將窩主黎維祺等二十餘人擒獲解東札委首府審訊經年不決西省布按致書東省兩司謂西府面諭此案虛實當令臬司細鞠俾無枉縱桂林府同知王因公來粵制憲委其會審八月余棒檄重來藩臬請於督撫卽以此案委余於是至首郡公廨先提州役次提兵丁又提往捕之把總胡成韜及證佐人等分爲五處隔別研訊先提兵二名問曰爾等拏黃瓜四是何時候誰在前誰在後在黎家門外拏獲的家中拏獲的兵某曰是日辰刻時候兵

役們在先胡老爺在後在黎家廳房內拏的復提二兵問之則以爲時已五鼓天未明黃瓜四尙未起來兵役們是在卧床上拏的又提二兵問之則以爲在槽門外拏的提州役三人問之則以爲營兵已拏獲役等方才趕到傳胡把總問之則以爲是州差拏的錄供一一畫押使其不能翻供余復問曰盜首黃瓜四果在黎家拏獲乎胡把總曰已拏獲被黎維祺兄弟糾約數十人把犯人奪去把總同兵役俱身被重傷余大笑曰爾等果然拏獲黃瓜四是廳房拏則眾供均是廳房何以或供廳房或供卧內或供門外又或供辰刻或供五鼓天尙未明也何以兵則供是兵

拏州役則供未經趕上而胡把總又謂專是州役拏獲也此案黎家並未窩藏盜首爾等亦未見黃瓜四之面分別五起問供供詞俱異其爲誣捏陷害可知爾等口供均已畫押豈能翻異立將胡把總頂戴摘去卽嚴訊兵役始供黎家實未窩藏因磕詐伊錢四十千不給與胡把總商議以奪犯毆官打傷兵役重罪害之錄供又命其一一畫押兵役則倉皇失色把總則免冠叩首余怒曰縱盜抗官罪干大辟爾旣捏報誣良應卽以其罪罪之旋言於督撫二司請以此案平反大府提犯復訊與前案無異奏請將把總兵役分別流徙枷杖州牧請交部議處

圖婦殺叔

閒談消夏錄

鄭夢白先生宰星子時邑民楊翁者晚得一子某自幼循謹翁極愛憐之爲聘童養媳某氏性亦柔善後二人皆長大爲之成婚是夕共寢觀其意甚相得也至次日辰後二人不起入視見新婦裸死於牀而新郎杳不知何往驗婦屍並無傷痕惟衾間桃浪沾焉不解何故覓其子不可得乃使人往報婦家時方暑三日後其父始至則已殮而瘞諸野翁以恐婦屍腐爛爲言其父大疑謂翁父子同謀死其女故匿子而瘞婦以滅迹徑出控諸縣請驗及開棺則一老翁也鬚髮皆白背上斧傷數處先生益駭問翁翁亦



茫然又問其子何在亦不知也加以刑訊卒無以對先生  
無如何姑命瘞棺而以翁返置於獄月餘忽報翁子自投  
亟出訊之自言是夜與婦狎戲招其神潭匿笑方劇而婦  
忽不動挑燈視之死矣一時懼罪而逃昨自旁邑聞父被  
刑將抵罪故不憚自言以白父冤蓋其子本業修髮故能  
捉搦爲樂然但知作劇而未諳解之之法故逃去於是繫  
其子而釋翁顧婦屍何以忽易男屍且屍有傷痕懸示相  
招絕無屍親出認此情卒無從究詰不得已請更展限再  
緝然計猶未有所出也翁歸月餘偶以事至建昌道經周  
溪遙望一少婦浣衣溪畔漸近似是其婦猝呼之婦舉首

訝曰吾翁也何緣來此遂請泊船過其家翁驚定而疑乃  
問曰汝其鬼耶其人耶婦慘然曰非鬼也姑請到家再述  
翁乃登岸從之去入一草舍詢其何以至此婦泣述其詳  
且曰幸渠適出門兒得遇翁事已白相從至溪頭葬身魚  
腹足矣初婦既倉猝被瘞半夜復甦天曉後適有建昌寇  
氏爲木工者叔姪二人從此經過聞號救聲乃相與攜棺  
出之婦本少艾又時方新婚服飾華整其姪乍見心動將  
以偕歸而乃叔執不許細詢里居將送還家姪爭之不得  
乃斧之致死卽以屍入棺掩蓋畢攜婦還逼爲夫婦婦不  
敢拒故至此猶得見翁也翁亦泣曰兒不幸遭此強暴亦

復何罪且兒不歸此案終無由白可速行稍遲恐無及也  
遂與俱歸將次到家忽遇一少年負斧鋸芒芒然來瞥見  
婦大駭將行篡取婦罵曰妾向以荏弱爲汝所劫今天幸  
見憐俾與翁遇汝死在旦夕尙敢肆惡乃爾乎翁於是知  
其爲某也忿與爭村中人咸集相與執縛送縣攜婦爲證  
一訊而伏乃釋其子於獄婦見其枷鎖郎當不禁掩泣先  
生憐其嬌癡又能爲乃夫雪罪皆恕之命復偕伉儷焉

紫陽冤獄

談屑

胡恕堂先生興仁湖南保靖人以進士發陝西宰褒城多  
惠政調長安令以審紫陽獄知名紫陽隸興安府權府事

者漢陰通守趙廷俊而陝撫楊名颺又與趙同爲滇人紫陽令郭思儀初從吏未更事又貧無力因以獄事兼於府之幕僚邑民鄒應隆訴其兄家五人同日被害郭詣驗木石金刃傷各有差而主者不獲嚴責捕人捕人恐揚言曰殺人者鄒應隆欲謀兄產故耳郭信之捕應隆訊不服以沙石壓兩膝膝骨碎如糜復以巨縋束其指而懸之指亦墮氣息纔屬卒不成讞郭乃大懼商於幕幕曰公盍自詣省垣及其生也而致之或可解免乎乃挈應隆星夜馳赴西安西安府某屬先生訊之而應隆已不能展動命昇致堂下應隆張日向先生嚙口者三氣遂絕而臬使者旋來

召使者爲程公懋采以糧儲道署臬事先生爲其年家子  
而程與卞方伯士雲爲姻親郭又卞之門人也故袒之密  
語曰郭某一書生不習吏如死者傷實且重得罪爲我調  
護之先生唯唯既驗悉如法使者不悅令西安守函致興  
安府趙廷俊接署紫陽令之姚治更獄詞於是趙以應隆  
曾爲賊墜城致傷告姚以應隆被訴忤逆爲前令刑磨告  
語兩歧使者笑而置之遂以緝兇竟其獄明年程擢山東  
都轉代之者爲李廷佑而鹽法道查廷華引疾新授陳某  
由禮部郎莅其任陝中糧鹽兩道鹽瘠而糧腴撫軍念陳  
貧適臬司乏人遂檄李署臬而陳署糧李心憾之欲中傷

撫軍偶檢舊卷得趙姚兩稟及紫陽全卷閱竟則大喜錄寄許侍御球並撫拾他款以聞大司農湯敦甫少司馬文孔修詣陝查辦他無佐驗而紫陽之獄蒸檢悉如長安令所驗乃以辦理乖謬具銜名彈劾楊名颺程懋采趙廷俊姚治皆得罪去郭思儀遣戍黑龍江而李廷佑亦因別案去官而先生由是駭駭大用矣向使姑徇所請亦巧宦逢迎之常庸知覆盆之照在三年後乎於以知獄獄不阿者之拙勝巧也

書羸取銀

談屑

有宿於逆旅而失銀五十兩其夕同宿並無他客疑爲主

人所竊控於縣主人以無證無贓堅不承令故明察出主人掌以硃筆判贏字命跪丹墀烈日中戒曰久曝而字在則汝之訟事贏隨密遣幹役至逆旅誑其婦曰客所失銀爾夫已認竊今來起賊婦故黠佯爲不知也者役拘之至庭下令語如前婦復不答遙見其夫跪於階下無由接語令在堂上大呼曰爾贏字在否故別其音主人急應曰在婦誤聽爲銀子在也遂不敢隱命役同往取至始進主人而責之闔邑頌神明焉

伉直明決

梁恭辰  
勸戒近錄

曹懷樸

謹

河南解元寶應朱文定公及陳恭甫編修所取

士也作令吾閩有循聲爲吾鄉近來第一廉能之吏宰閩縣時值新廉訪蒞任故事閩縣與候官分辦署中磁器候官寶至洋銀千圓而曹以百圓了之司閩者不納且毀其器之半曹乃懷器單及各碗式親呈於廉訪曰以大人上下人等計之無論候官所辦若干卽卑職此一單已足敷廚房茶竈之用今爲閩人毀其半亦願補行送入若必求多且精只有取之於民非卑職所敢出也廉訪無如之何轉獎慰之一日於途中遇人爭鬧召而問之其一人曰某拾得銀一封約重五十兩持歸家呈母母曰銀數太多倘此人急需此項失之恐有他變亟應守其地而歸之某因



到此守候果遇此人尋至卽以原銀還之其人熟視許久  
曰尙有五十兩汝應一併還我蓋其人卽欲藉此詭詐也  
曹詰失銀者曰汝所失銀實是百兩乎曰然又語得銀者  
曰渠所失係百兩與此不符此乃他人所失今其人不來  
汝姑取之復語失銀者曰汝所失之百金少頃當有人送  
還可仍在此候之其拾銀者持銀竟去失銀者嗒然不能  
復置一辭途中圍觀者咸稱快

懷集命案

勸戒三錄

懷集縣多山居民培植樹木最易興訟有徐姓巨族中落  
曾將田賣與鄰村梁姓種樹十年將伐木出售約值千金

徐姓見其兄弟皆文弱秀才謂可魚肉屢次索詐互控多年一日徐姓以命案報時福州黃壁菴文瑄方任縣事卽日趨驗見山坡屍身側臥所有傷痕概在右邊其山上又無蹂躪形迹心甚疑之詢之鄰保亦未有以鬪毆供者而遠遠聞有婦人號哭聲又未到場愈生疑竇詢悉爲死者之妻該族內不令到場恐其衝撞官府云云隨將原告屍妻帶回一鞠而真情畢露遂定案緣徐姓索詐不遂乃擇戶內一貧而丐者給之食並許其妻以養膳終身哄之登山族眾拉其左手扛毆斃命棄屍報官以爲圖財之計檢驗時其妻始知被騙欲出呼冤而爲眾所阻也案經審實

辦一主謀兩兇手正解省定罪而沿途俱病斃矣璧菴語  
人曰此等案稍不細心良民必多受累鮮不墮小人之計  
中矣天網恢恢小人亦何能漏網哉

### 灌陽兇案

### 勸戒三錄

道光丁酉家大人委黃璧菴署臨桂縣有全州灌陽一械  
鬥案屢以翻控發審初緣全州灌陽界連一荒山灌陽蔣  
姓恃其巨族據爲已有全州人不依遂各糾眾鬪毆蔣姓  
族眾議毆死人者眾僱抵命被人毆死者眾賄其家無何  
蔣姓毆死全州人案成解省而屍親以正兇係是武舉某  
縣中未辦屢次上控某武舉亦恃無證據堅不承招是以

發審數年未能議結壁菴蒞任後因某武舉恃符逞刁遂面回各大府將武舉暫革嚴訊順路到城隍廟行香默禱是夜邀集同寅會審將某武舉跪案熬鞫到更深時某武舉汗下如雨其額上隱隱現一刀傷痕人人共見遂據此究之始知該武舉毆斃人時身亦受傷此乃確證而某武舉啞口無言矣案遂定

### 威止械鬪

### 勸戒四錄

福建漳州械鬪最難治鄒齋李方伯廣芸曾爲漳守其始至悉召鄉約里正至廨飲之酒而告之曰朝廷設官正以平爾曲直也奈何不告官而私鬪爲皆曰告或一二年獄

不竟竟亦是非不可知而且先爲身累不得已而鬪耳公  
曰今有吾在獄至立剖有不當更言之何如皆曰幸甚公  
曰歸爲我通告鄉民後更鬪者吾必擒其渠毋得賄脫苟  
有居業者且盡焚之無悔皆唯唯退然未知公之治果何  
如也已而有鬪者立調官兵往捕悉如所言鬪者大懼公  
日坐堂上重門洞開有愬者直入至公前公命役與俱召  
所當治者而限以某時日不至則杖役至則立平之釋去  
不費一錢民皆懂呼曰李公活我雖外縣皆赴愬於公公  
先問大概而後下縣縣不敢稽滯以是大治

余令潮陽方立法嚴比兵米之初諸圖差弊竇驟塞頗有  
愠言復以拘到人民不加刑責糧完卽釋安業又逋賦止  
問本人雖父兄子弟已分析異居不許波累圖差平日枝  
蔓牽連妄拘索詐之術至是俱無所施而笞杖刑法與凡  
民一例久欲行厯任挾制哄堂故智余不爲動忽一日完  
糧甚稀待給兵食甚切恐催徵不前有辜軍士之望重杖  
嚴比時更漏初下猝聞庭外人眾中哄然一聲差役擁擠  
向東角門走出書吏稟請退堂曰圖差散矣余曰欲上東  
山耶吏曰大抵然耳余曰恐城門已閉不得出待我遣人  
赴營中請鑰大開城門縱之去眾差聞言怪異皆住立聳

聽其去者亦稍稍潛集三班頭役二十餘人願往擒之余  
曰勿擒也人眾至二三百汝等數人何能爲且眾差此行  
乃我明日立功之會何攔阻哉昇平世界而差役敢於散  
堂是叛也其所以叛之故縣令催科嚴也兵食孔亟催科  
不嚴則縣令有罪旣已嚴矣則無罪而有功縣令無罪則  
眾差之散爲叛民無疑也旣爲叛民縣令明日率營兵民  
壯搗東山一鼓擒之定亂之勳與軍功一體議敘其有逃  
匿在家必按籍搜捕窮治親鄰不盡獲正法不止所慮崑  
崙炎火玉石無分不以此時查點清白恐守法不散之差  
亦與叛人同罪枉累無辜情所不忍爾等高聲傳令堂下

差役願走者速走不走者靜聽點名吏曰作何點法曰仍照糧簿喚比不到者記名便可知是誰爲叛矣各圖各甲以次唱名完多者賞完少者重杖至四鼓雞鳴而畢無敢有一名不到者余笑曰汝等皆在誰謂上東山耶暮夜不知尋死者爲誰我亦不記前過汝等自今以後各深自愧恥勉爲守法奉公焉可也由是諸役皆股栗紳士豪強輸將恐後矣

借屍陷人

鹿洲公案

余任潮陽時有鄭侯秩之妻陳氏以逼死夫命來告云其夫充南薰坊保正因蕭邦武匿契抗稅恨夫較論於十一



月十三日統率兇徒蕭阿興李獻章蔡士顯莊開明等擁家抄殺將夫叢毆垂斃無地逃生投河而死現今屍在峽山都大壇溝邊余心疑之然不得不爲驗訊也其子鄭阿伯果駕船載屍以來立往相驗雖遍體並無他傷而指甲泥沙實爲投河確據然竊疑蕭邦武等五家皆貿易樸民無無故叢毆一人之理且侯秩身充保正而邦武等五家連連被竊在前令魏君任內各控就保究盜則有之余下車卽爲比緝刻日追賊亦無至今始共毆迫下水之理兼殘屍口頰無存無從辨別真僞而自十三日被毆下水何無一人知覺至今始來控告卽使十三日溺死距今廿一

日相。未滿旬日何以屍首腐爛竟若是之速。竊詰其僞。阿伯不服。稱屍在水浸速朽爲宜。再問邦武等五人皆不能自爲置辨。而阿伯陳氏利口喋喋。被蔴執杖子哭其父妻哭其夫。一時哀痛慘苦之情形。幾令旁觀墮淚。然余心終不以爲然也。勒令阿伯母子自行備棺收殮。余呼邦武等五人謂之曰。侯秩未死。汝等不能弋獲乎。皆曰不知何往。余曰。汝等同鄉共井。何事不可訪知。他人事可諉爲不知。今禍已切身。汝五人皆自甘償命乎。五人胥涕泣求救。余曰。無益也。侯秩潛逃。不過鄰縣。汝五人分途躡緝。無不獲者。越三日。蕭邦武果在惠來縣地方活捉鄭侯秩以來。

百姓環庭聚觀者皆大笑陳氏阿伯含羞伏地叩頭請死因究出造謀指使之訟師陳阿辰並拘坐罪潮人快之至其屍所由來則係久溺餓丐招尋無主然既有僞子假妻爲之披蓆執杖殯殮成禮則死丐亦可含笑九原云

偷屍陷害

鹿洲公案

余赴普甯任尹甫月餘有潮民王士毅者以毒殺弟命來告云從弟阿雄隨母嫁普民陳天萬爲妾天萬嫡妻許氏妒以藥鴆阿雄致死十指勾曲齒脣皆青併具有誣告反坐甘結蓋情詞似乎可信也詰朝詣驗空墳無屍士毅利口喋喋直指天萬懼傷移滅天萬舉家相顧駭愕不能出

一語余輒知阿雄病痢兩月併喚當日醫家問訊灼無可疑熱視許氏則病蠱九年含悲悽惋亦非妒悍鴆毒人也  
通問犯證十餘人皆莫知屍在何處余度爲王士毅所偷  
因呼屍母林氏問阿雄美殤之日士毅來否曰邀之不來  
復問次日來否曰來不入我家過其表姊宅卽去矣問姊  
有夫男與否曰有子廖阿喜年可十五六卽喚阿喜來問  
廿八日王士毅到汝家何事曰遇諸塗未入我室問曰阿  
雄死今埋否我對曰埋問埋何處我對曰後邊嶺卽去矣  
余拍案厲聲曰偷屍者王士毅也嚴刑訊之供稱係雇乞  
人乘夜竊發其冢持之去再詰其移匿何處及指使訟師

姓名皆支吾不以實告恐有從旁窺伺者遂將王士毅決  
杖三十聲言旋邑枷示其陳天萬一家及鄉里牽連人等  
概行釋去旋輿不半里密呼壯役林才語之曰汝去衣帽  
先驅入邑城疾趨東門旅店問潮客王士毅投宿幾日寓  
何號舍舍中有一人縛以來果擒獲訟師王爵亭舉動從  
容若爲弗知也者謬言與王士毅素不相識士毅亦不之  
顧詞氣斬截幾於無間可乘度代書認保之處士毅不能  
續縫密喚代書及保家訊問俱稱此人同來則有之爵亭  
尙不承招給紙筆令書供則字蹟與原狀若合符節因投  
三木真情畢吐供稱係老訟師陳偉度指畫奇計偷屍越

邑移駐滅水都烏石塞外其埋處常問偉度卽士毅亦不  
能知也因復遣役星飛訪緝弋獲陳偉度至則切切鳴冤  
言陳天萬乃我服弟此二人全無良心欲以假命陷弟於  
死幸遇青天燭奸如神今陷弟不得又欲移陷於兄非公  
龍圖再世我兄弟死不瞑目矣余曰好訟師也汝所言有  
情有理娓娓動聽若遇他人或可省釋今不幸遇我則不  
必復來相欺逐一首實當從原諒偉度愕然無以應王爵  
亭指之曰汝我三人在烏石塞門樓中商謀此舉汝援楊  
令公盜骨故事教我等偷屍越境一則不憂檢驗無傷二  
則隔屬不愁敗露三則被告者懼罪滅屍似實陳天萬弟

見妻妾皆當受刑四則屍骸不出問官亦無了局我等開門納賄聽其和息莫敢不從致富成家在此一舉五則和息之後仍勿言其所以然阿雄屍終不出我等亦無後患今已敗露尙有何言偉度猶不服爰行夾訊偉度始供與天萬因祖屋變賣有睚眦之仇藉此播害洩忿是實其阿雄屍埋在烏石寨外下溪尾深三四尺上斫一樹半截爲記隨將偉度羈禁差役管押王爵亭前至其地一面關知潮陽令一面移檄塘邊汛弁以兵同往如其言掘地四尺起出蒲蓆包則阿雄屍在焉昇回普邑俾林氏陳天萬認明非僞令作檢驗毫無他故王士毅低首無言因將王

士毅王爵亭陳偉度各予滿杖製木牌一方大書其事命鄉民傳擎偕行枷號四鄉周遊示眾普人快之

猪血有靈

鹿洲公案

舉練都草湖鄉有訟師陳興泰焉窮兇極惡終日唆訟爲生鄉有蔡阿竈阿辰阿完阿尾兄弟四人無妻無室共宿神廟日或登山刈草換米度活倘遇天時陰雨則盜採園薯沿門丐食皆爲常事一日阿竈以瓦罐烹薯火爆罐破竈兩足被湯沃爛不能出門丐食饑寒抱病而死興泰聞之喜甚呼阿辰阿完阿尾至其家謂之曰汝三人貧困兄死無所殮吾甚憐之今有奇策可得美棺衾且兄弟皆不



愁乏食三人請其故教以移屍陳興觀家中則財可入手  
三人猶預未決興泰以白米六升給之皆歡喜過望共昇  
兄屍造陳興觀門首賴之興觀大驚呼天叫地投明蔡姓  
房族蔡立興立暢廷爵及陳姓族人陳孟皆陳孟發等共  
斥其非阿辰阿完亦知理屈遂將興泰所給之米轉給陳  
廷鳳陳曰功託其昇屍掩埋興泰大失所望然此心愈不  
能已矣復將蔡阿尾誘養在家代寫狀詞以打死抑埋來  
告云興觀買屋短價恨索遣男陳阿添將阿竈打死佈賂  
族惡蔡光輔蔡滋茂縛尾弟兄拘禁令陳曰功陳廷鳳抬  
屍強埋保正鄭悅可據余心疑之時臘月十八日也而陳

與覲已先一日以藉屍移賴埋後詐囑來稟經準稟差一併拘審候開印之日詳請起屍檢驗陳與覲亦往郡控族人陳孟皆陳孟發等皆不平公憤赴府僉呈蒙檄發縣審理陳與泰恨甚竟率其族陳曰壽阿和併拳師張福等多人執械直擁陳孟發家中將陳孟發陳紹贊擒良痛打皆受重傷衣服等類盡皆搶去復駕船仗械截陳與覲於和平橋剝衣叢毆奪去銅錢一千五百文及魚肉等物與覲應於保正馬孟端及孟端追至則船已搖去江心矣余省旋飭差拘訊與泰又不赴審止令其母吳氏混稟陳紹贊圖捏抄家衣服搶訖翼掩其統眾毆奪之罪抗延至五月

初始拘到案庭訊之下蔡阿尾仍執前說不肯吐實呼蔡  
阿辰阿完來前以天理良心聳動之遂將興泰給米移屍  
圖賴併誘養阿尾在家始末實情盡吐而興泰堅供併未  
養藏阿尾其阿辰阿完乃係興觀誘養在家者興觀叩頭  
力爭余曰此易辨耳阿辰阿完面有菜色其乏人養贍無  
疑阿尾與辰完同宿廟中乞食何以其面獨有紅白之色  
其被興泰誘養在家又無疑也於是阿尾知不可欺亦遂  
將興泰教唆窩養情由直供不諱且言興泰曾騙過陳紹  
福錢三千文保正鄭悅分去二百問陳曰功陳廷鳳皆言  
得阿尾等米六升代理阿尾是實問蔡滋茂蔡光輅及陳

蓋皆等二十餘人皆言陳興泰平空架禍唆訟殃民宜正  
法以靖地方陳興泰亦俯首伏罪余曰噫訟師之惡至此  
極矣命曳下賁之四十差役押令起出原贓律擬招解而  
興泰竟爾潛逃以賊劫縣諱等事用血書呈奔控道憲蒙  
批海陽縣查審興泰日在道轅游衍不復歸來余嚴比原  
差緝獲陳興泰前來追比原贓興泰堅不繳出乃命羈禁  
興泰而興泰潛使其父陳曰貴往海陽縣稟關移提又連  
赴道轅喊冤檄行數次余乃呼興泰問之曰汝何時爲賊  
所劫本縣何案諱報汝須指實興泰曰陳興觀毆我耳不  
以爲詞控告則憲必不行弗能脫此罪戾問用血書呈何

也曰不如是不足以明迫切冀憲異而憐我也問血何來  
曰猪血耳但有人問及則云是刺指出血總之罪無所逃  
思爲解脫之計非敢故多事也余曰汝將所搶原贓繳出  
吾寬汝與秦曰贓物係父收藏我寄書往取之而陳曰貴  
逃匿郡城不肯歸贓弗得出會海陽縣關差催提余以誣  
命誣盜均關重大應否將陳與秦移交海陽縣質審抑就  
原發命案確審妥擬從重歸結詳請批示及至憲批行縣  
確訊而余已離任矣向非血呈之功何能文移往返數月  
掣肘遷延竟致吞船漏網哉署令從寬擬責荷校一月而  
罷追錢三千文入官餘概不問陳與秦抵掌笑語以爲猪

直有靈也

提調上控

鹿洲公案

有下監民吳云鳳呈監生鄭之鳳鄭之秀霸佔官溪凡小艇捕蠅者日納鄭氏錢三十文名曰花紅云鳳因納錢稍緩鄭之秀率僮僕曾阿重等十餘人擊碎小艇仍擒云鳳至倉私刑甚屬非理謹抄粘督憲嚴禁紳衿勢豪冒稱海主告示上呈伏乞按律申究而吳阿萬吳兆構吳云潮等各有呈詞合口齊聲余思鄭爲潮陽巨族之秀兄弟監生霸溪專利情似可信飛差攝訊則鄭之鳳先已稟吳阿萬等抗租恣橫殺傷田主鄭之秀搶剝衣服銀錢經檄發馮

尉檢訊裂額破鼻重傷種種而吳家抗不到案且分遣親人往督撫藩臬道府各轅門告鄭氏霸海橫抽余思欠租角口亦屬細故果如鄭稟所云吳家何以疾痛迫切兩日之間多人上省遍控制撫各當道又似有大冤大苦不能頃刻緩者也集兩造於庭鞠訊之則抗租逐毆是實橫抽毀船全屬子虛約長林青雲保正盧紹先等皆言鄭家並無霸佔溪海之事若鄭之鳳鄭之秀果以橫抽毀船伊等皆願代鄭坐罪余謂吳云鳳曰汝等連年歉收今歲初登大有數載積逋安能盡償卽有挂欠田租亦屬尋常之事田主不以情相恤刻意取盈已非主佃休戚相關之誼而

鄭生生長巨族強橫成風汝等不能甘受或有拒之過當  
此事甚小何必掩諱實情妄加以霸海橫抽之大罪若使  
上司允行必將直窮到底水落石出自罹誣告反坐此訟  
歸悞汝也云鳳曰誠如明鏡因吳阿萬吳云潮吳永祥等  
有欠舊租數石田主至家迫取甚爲暴戾阿萬令我等揮  
拳傷其口鼻永祥執木棍擊其頭顱當爲人勸解各自散  
去再訊吳阿萬云萬阿添永祥等皆無異詞余曰噫實情  
得矣但霸溪橫抽之妙計往省遍控之高手決非汝等所  
及汝訟師是何姓名云鳳曰林軍師也問林軍師何人曰  
監生林炳璧也住東門內離此不遠因遣役飛拘林炳璧



併密諭差人林州將其案頭字楷不論真草鉅細俱取以  
來林燭壁衣冠而至言監生無罪見召何爲余曰吳家事  
如何燭壁曰我從不識吳家何人云鳳曰軍師不必推托  
今霸海橫抽之計不行軍師當別有奇策不可使眾人受  
累燭壁猶不承而差役林州以所取林燭壁案頭狀稿呈  
上則吳云鳳等詞皆在焉併有爲蕭姚林趙數姓及代人  
上省告訴之稿又開列各當事款單積成卷軸余亦與焉  
令林燭壁一一視之皆點首無辭惟款單不認言諸人悉  
係親戚是以代勞豈敢妄捏款單余曰款單亦無疑止不  
宜懸空造作汝且試條條指實我不敢自怙過也燭壁叩

頭力辯余曰林軍師情罪重大非此案所可完結先將吳云鳳吳阿萬吳阿添吳永祥吳云萬各杖三十追出所搶贓銀衣服被帳及原逋租穀給還田主仍枷號兩月示眾  
竊林軍師於獄候究明包攬別案詞訟贓銀確數按律盡法創懲而余適因西穀獲戾遭意外不測之變奉參去位林軍師遂揚揚出獄以爲從今莫敢侮予也

民情之狡也眞者未必上控而僞者反多上控或挾忿以破人家或捏詞以脫己罪彼蓋陰測上司必以欽恤爲心可以售己之詐而上司亦見其情狀迫切欲爲之伸其寃而不知已墮奸民術中也姚秋農先

生奏議有曰自數年來開上控之端於是刁民好逞其奸彼見獄詞可以聳聽則多牽引其所不快者以陷害之胥吏惟利是圖則又多方株連以困捫之衣食粗足之家一經官訟連染雖立見陷雪而資產已蕩然矣彼所控計不過一人而牽涉常至十數受丁胥之魚肉往往道經而瘕死雖處原告之人以極刑於被誣者何補推

國家慎刑之意亦曰恐有冤抑耳然一案未結而事外之被累者相踵是一冤未雪而含冤者且數十人也竊謂秋農此條持引其端而未竟其委也夫民猶水也

法令猶隄防也昔人有言曰盈天下不知幾萬億眾而一奉一人者豈智不足力不敵哉亦以法令爲之防耳倘法令不足以爲防其禍可勝言耶今內自閣部以至郎曹外自督撫以至州縣立法極爲周詳然其講求法令而範民於桀黷者惟在州縣蓋督撫司道之去民也遠而州縣之去民也近近則日與民接養之則如慈父教之則如嚴師

朝廷之德意爲宣布之督撫之條教爲申明之必使懷德畏威兢兢於法令而絲毫無敢隕越然後民氣靖而太平可致也今則奸民一經上控州縣且不自保而

何暇雪人甚至京控督撫亦將自危而奚容察吏彼刁健者第見州縣可以由我而撤參督撫可以任我之黷弄而官府無如我何也則法令亦非爲我設也而上下之防於是乎橫決而不可收拾譬諸人家有孫偶被其父譴責哭訴於乃祖之前爲之祖者遽爲訶斥其父孫豈不快意而感恩然此孫將來必爲忤逆矣豈貽謀之道耶蓋民之控於道府也則已目無州縣矣控於督撫又目無道府矣至於京控且目無督撫矣夫督撫者

國家之柱石中外所恃以爲安危者也人懷無上之心而

至於目無督撫則又何事不敢爲嗚呼此民情之所  
以浮動而伏莽之時有竊發也豈不可爲長痛哭矣  
乎

京控多誣

宦遊紀略

聽訟而掉以輕心致失其平而干例議者固屬咎由  
自取乃有實心任事已得其情當其法而以刁控遭  
例議者事亦有之余在皖疊奉委審案有被京控者  
四其間三控涉虛得免咎戾而訖後一案竟反虛爲  
實大翻前鞫致被議而莫伸雖問心無忤究爲生平  
缺陷可歷數而紀焉穎上縣武舉李雲霄上控朱令

名情得收職員某贓私鉅萬生員某贓私三千楮余究訊在所控職員某雖屬殷實而並無在官之事詎肯無端餽送生員某則以筆耕糊口歲止修脯數十金更不克行其餽送且亦向無官事雲霄不能實指依証議結不服赴京翻控又銅陵縣民以所種地畝坍塌累輸納欲將別生漲地斷爲撥補查撥補之例係指故土復生顯有形跡可據或毘連接生方準撥補而勘其所指江心突漲距原處八十餘丈焉能背例妄斷祇免其輸納而已不服亦京控又宿松縣某姓設館有董姓從師就讀而盜其寡嫂被雇工捉

姦致斃棄屍塘中由縣招省翻異委余復訊婢女秋菊目擊爲證如縣原擬而某姓以證屬雅婢不服赴制憲衙門翻控董姓以案經審明不辦亦京控斯三者均奉

欽差先後提究屬實余得免咎嘉慶十四年桐城縣有王徐二姓以夥種分穀不均鬪毆王松禮用送飯木挑傷徐仲書額顛越十三日斃命經縣審擬解司過院案結三載是弟仲來突以減傷上控指左右太陽張廷美汪儉萬二人幫毆有傷委余訊檢實祇額顛骨損三分左右太陽絕無傷跡將屍弟擬誣復遣屬赴



制軍衙門翻控飭安徽臬司委員復檢與原檢無異  
又翻控提去屍骨人證三次檢審委員知府周名有聲  
以傷罪無疑面稟不合撤其委另檄通判某等審訊  
四次檢勘以右太陽原有參差骨縫指為漏傷原定  
正兇王松禮審為頂認汪儉萬為正兇平反定案汪  
儉萬之子京控

欽差蔣

名繼勳

審照上江原擬具奏制軍亦奏兩章迴別

欽差某督由粵西赴皖審辦審實汪儉萬正兇王松禮

頂兇照下江平反而定案焉時余已陞任廣西平樂  
府有先經同審安慶府姚名鳴庭等不甘京訴不置姚

革職發遣戍馬司馬沈刺史皆去職又甯國府吳名

光

俊李趙二令審照上江原辦均革職此案徐仲書詣縣驗傷原稟止一人一傷生供亦止一人一傷如果三人三傷豈有原稟生供自爲減除之理如果三人三傷又豈能延至十二日之久其妻其子何以不告於未定案之時而必待完案三年後屍弟出而翻控乎此理之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案延四年骨經四檢抱斃多命降革多官可畏也夫余以不在京控之列止鐫九級亦不幸中之幸也述之非以志憾願聽訟者各虛其心慎勿得情自喜其亦予輿氏之遺意歟

修船計年

夢痕錄

乾隆丙子秋余在蘇松糧道胡公文伯幕胡公赴淮安謁總漕與偕行時因江淮衛漕船多滿十年糧道發價改造其間有停運三次二次者戶部以未滿十運駁取擅動庫項職名司錢穀者援例頂詳總漕不準余曰援十年之例而部以十運爲計創也非破其十運不可乃爲之議曰截留漕船以裕民食破格之恩前所希有是以向來止計十年而不扣足運但船隻一項利於行駛不利停泊蓋一經停運久泊河干上之日曬雨淋猶有苦蓋銀兩時爲檢點至船底版

片泥膠背結日漸朽損若因船身無恙勉強起運重載米石遠涉江黃設有疏虞所關非細今日慎重錢糧起見故不敢以將朽船隻致誤

天庾正供既滿十年不得不造議上總漕大爲許可卽爲達部允行焉

稱骨輕重

驚喜集

狄衡堂偶談餘杭葛品連開棺檢驗一案因曰餘杭可謂屢出巨案矣

國初餘杭某爲人毆死其子鳴冤縣官屢驗以無傷報其長子瘕死中間經各大憲開棺檢驗皆無毆傷其三

子乃京控特放

欽差欽差以其屢驗無傷而控者情迫知必有故而不得其解道經山東有某知府乃其密友而老於刑部秋審者因以問之對曰此或其骨有盜易者可將各骨取出兩兩相比而稱其輕重則真偽出矣從之各骨皆輕重相符惟胸骨二具輕重大小不符乃命其子刺血一具血立入骨一具血不稍濡因重械忤作果將受傷之骨已易之矣凶手乃伏法而問官皆得罪雪謀逆冤

先正事略

胡恪靖公寶琮江蘇青浦人由鄉舉歷左副都御史

有假節奸民傳毓俊以私憾控張天重謀逆遂係百餘人

命公往鞠乘傳七日而至集案牘視之比夜分曰吾已得其實矣一訊而伏止誅毓俊一人餘皆省釋中州人以為神明

證民不反

先正事略

葉新知嘉定州仁壽縣奉

旨采木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眾相抗縣令以變告君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眾者一人並治之餘數百人釋不問上官才之有疑獄輒令往勘多所平反後擢

知建昌府南豐令報縣民饒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  
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探其讐謂謀反有據  
遂逮令德令德適他往乃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  
詣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雜引親故及鄰里爲同謀  
令遠移檄追捕君得報集諸囚親鞠時棟連者已七  
十餘人言人人殊君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  
初至令德家獲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  
則棄之野令聞意篋有反迹訊以刑遂妄稱發篋得  
簿割毀之矣令謂實然遂逼令德俾誣服也君於是  
盡釋七十餘人錄其命隨往南昌戒之曰有一逮者

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謁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愕不信於是集才能吏令會勘益雜治諸所牽引卒無據然不可卒解先是巡撫得報時遽上奏奏下

命兩江總督委官卽讞君爲一一剖解得白所全活者三百許人云

廉吏被毒

李君毓昌字皋言山東卽墨人嘉慶十三年進士發江南以知縣用總督鐵保使勘核山陽縣賑事君親行鄉曲句稽戶口廉得山陽令王仲漢浮開飢戶冒



賑狀具清冊將揭於知府山陽令患之賂以重金不爲動則謀竊其冊使僕包祥與君僕李祥顧祥馬連升謀不可得包復於山陽令曰是無可奈何計惟死之耳君飲於山陽令廨夜歸而渴李祥以藥置茶中進君既寢苦腹痛起包祥急從後持其頸君張目叱之曰若何爲李祥曰吾等不能事君矣馬連升解己所繫帶縊之嘉慶十四年六月七日也山陽令以自縊牒淮安守王穀穀遣役驗之還報曰屍口有血也穀已得伸漢賄乃怒杖驗者遂以自縊狀上君本隻身需次省垣妻孥遠在原籍有僕張某係隨君自山

左同來者頗聞李祥等謀而不敢言但遙偵以觀其  
變君死遂遁去同官贖金資其柩歸家人理衣裝見  
小布衫袖有血痕一縷疑之然無顯證不敢控會張  
僕歸備述其詳君族叔李仕璜始出控終以張僕僅  
聞其謀並未目覩其事詰駁不已乃走京師訴於都  
察院奉

旨推鞠提柩至金陵蒸檢王仲漢大懼密以他人屍易之  
檢驗無傷乃易以原屍給領回籍而擬李叔以誣告  
待罪囹圄柩歸其妻密啟視見腐肉尙存不類遭蒸  
刷者復入京控訴

上乃命欽差先至山東提樞赴吳重鞠欽差懼仍被易匿  
樞已床下復檢骨果黑委係受毒而斃奏聞

上命逮王穀王伸漢暨眾僕來刑部會訊而伸漢堅不承  
一日熬跪倦極忽乞茶飲命左右與之伸漢執茶杯  
瞋目良久遂吐實王穀亦款服獄具奏上

天子震怒斬包祥寅顧祥馬連升極刑押李祥至君墓所  
剖心以祭穀伸漢各伏法總督已下皆貶謫贈君知  
府銜

天子自爲愍忠詩三十韻命勒其墓上君嗣子希佐  
賞以舉人仕璜亦授武舉

此事先正事畧勸戒近錄蟲鳴漫錄俱記之而各有不同茲取三書所詳者比次之以成全案

焚教匪冊

庸閒齋筆記

江陰李仙九尙書芝昌以進士第三人及第官至閩浙總督哲嗣念詒亦以進士入翰林家門鼎盛而其贈公則以知縣遣戍新疆卒於口外者也初贈公官直隸行唐縣知縣地方傳言有教匪事公方嚴拏總督遽飛章入告及

上命重臣來查辦公業將首犯擒獲並搜得名冊二本細爲訪問非青蓮白蓮等比不過以鬼神禍福恐嚇愚

民爲數錢計耳並無謀叛情事及閱名冊則紳衿富戶幾居其半公籌思數日至郡見太守曰此等人名爲教匪實非教匪而冊內共有二千數百戶俱是良民一時無知惑於禍福之說與之往還冊上卽列其名並非從之爲匪者是星傳到時若將名冊上呈勢必將各戶拏問縱得原情放釋而二千數百人家已破矣太守曰子將若何對曰以某之愚欲將名冊焚之祇辦爲首者數人而已太守曰此舉甚善然子且獲大咎咎不止於褫職盍再思之公曰某思之已熟一已獲罪而能保數千口無恙亦何憚而不爲太守

曰子願則好爲之公還卽舉名冊投之火合署人皆  
大驚旣已無可奈何星使至將首犯審明後卽飭取  
名冊公曰某已查明所列之人俱係良民留之恐拖  
累已焚之矣星使大怒顧亦無可奈何祇據實嚴參  
禿公職發新疆効力贖罪公怡然就道人或憐之或  
嗤之然此數千戶實良民地方亦卒無事而公竟歿  
於戍所歿後不十年尙書卽探花及第孫曾鼎貴噫  
謂天道無知而報施果不足憑耶

跋

是編所采史事皆簡嚴精當惟說部各條未免冗長雖稍爲刪節猶失之繁然究不欲過爲剪裁者亦自有故一則以案之情節不可脫略也蓋事之原委必須詳明而後閱者之精神始出閱者之識見乃開也一則以人之講張非可以常情測也或畏驗而易其屍或竊妻而抵以屍或掘藏男骸而遂攜塚中之婦或本撈女骨而忽得井內之僧凡遇此等必推盡隱微方可定讞慎未可以偶見一端遂謂得情而輕心掉之也至於福善禍淫天道之常亦聖賢之教故於神誅鬼迫攝魄鉤魂者亦多引證籍其因果報

應之跡或亦可爲勸戒矣乎又凡人讀經史諸書往往不終篇輒沈悶思臥而末有不喜讀小說者爰於可驚可羨而有關斷案者每詳錄之亦欲爲閱者驅睡魔云爾光緒四年夏五胡文炳